



r 6
4064
18



冊 4064
卷 32-18

大事編年目錄



申奎魯山復位疏

肅宗紀六

收議

庶孽許通疏

追上魯山大君廟號

請糴燕京

李鳳瑞等疏右尹拯

吳道一疏右燕糴崔錫鼎

申琬疏

鄭浩疏論尹拯

閔鎮長疏對李鳳瑞

閔鎮長疏甲子筵奏

金鎮圭疏

領相筵奏

朴泰昌疏

金昌集疏卞甲子筵奏

科獄

趙儀祥疏右尹拯

啓聖祠

中殿國恤

徐文重劄 全恩

李鳳徵安置

申琬劄 全恩

巫蠱獄

姜銑疏 全恩

崔錫鼎劄 母寃獄事

朴彙登啓 抹崔錫鼎

備忘記禧嬪事

張氏慶分

崔錫鼎袖劄 全恩

李台佐抹崔錫鼎

崔錫鼎三劄 全恩

姜世龜疏 子母鹿

府啓崔錫鼎

院啓討姜世龜

尹趾善劄 全恩

希載業同伏誅

柳尚運劄 全恩

東平君杭賜死

合啓柳命堅等事

疏儒朴奎瑞定配

院啓睦林一等

疏儒任敬定配

府院啓

徐宗恭啓 救南柳尹三相

合啓南柳尹三相

府啓

李益壽疏 救南柳

尹趾善疏 救南柳

兩司啓李益壽

府啓南柳速竄

尹德駿疏 救崔錫鼎等

特放姜世龜

朴恭昌救南柳

尹星駿疏

院啓尹德駿 朴恭昌

李東彥疏

尹行教 救尹趾仁 崔錫鼎

科獄

丹妃

傳禪還收

崔錫鼎重卜金普澤疏斥

宋婺源遠配

朴世堂削黜

鞠林溥

李益明疏斥洪啓迪

金昌卞疏

金鎮圭疏對李益明

進宴

李履成疏為祖卞証

鞠李潛

金昌協疏斥李履成

金昌集疏

大報壇始末

宗政門朝參

請上尊號

崔錫鼎削黜類燒火

李塾遠竄南九萬罷職

洪胄亨疏論崔錫鼎尹拯

朴弼琦伸尹拯

科獄

憲府啓救疏儒

上尊號

崔錫鼎自明疏

釐正五禮儀

郭景斗疏斥尹拯崔錫鼎

玉堂劄子

筵說

李恭宇疏斥鄭濬等竄配

良役變通收議

趙尚愚劄陳戶布弊

筭北漢山城



大事編年

肅宗紀

庶孽許通疏

丁丑二十三年吏曹判書崔錫晃上疏曰庶孽防塞本非

古制創自中葉右代言徐選倡之賢成姜希孟繼之徐選請庶

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希孟註百餘年間禁錮成俗

宣廟朝先正臣李珥始發納米許通之論自是許赴文武

科而清要諸職格而不許 仁廟朝臣祖鳴吉請通庶孽

議下廟堂定為事自登科後許要而不許清臣祖秉銓時

以所謂許要即三曹即官及各司等官啟請蒙 允後三

數人注擬卽官後又不行今過六十年矣天之生才貴賤非
爾殊也中朝及前朝所無之法我朝獨行之許多人中豈
無才俊之士而枯項黃馘并死於蓬戶之下如宋翼弼之
學術終於布衣辛喜季之文章禹敬錫柳時蕃之才諳俱
局於末官下邑而止可勝惜哉登科人依 先朝定法制
授三曹各司而有吏才者畀以為郡出倫拔萃者不在此
限除納米之法改許通之名則群情胥悅和氣自臻矣趙
宣上疏 宣廟曰臣竊見皇朝作人之路甚廣如孫繼皋
葵師之子而今為修撰成憲又頭之子而今又編修此皇
朝所以立賢無方也昔三國雖小所以各能保邦者以其

用人無間也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恐忠志之士起於
草萊而有妨時政謀廢庶孽之科至于我朝謀國大臣祇
為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千萬世失人之憂并與改嫁子
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今如遠慕成湯近法中朝變通
有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庶望於數千年之後矣宋時
烈曰鄭道傳其母實私婢而乃為大提學庶孽防限非祖
宗之制臣嘗陳於榻前則 殿下亦歎舊制之挾隘矣

請糴燕京

戊寅二十四年三月是歲大饑叅議朴恭衡發請糴燕京
議徐文重贊成之遂遣使請糴康熙許之其詔有曰海東

蒼生亦吾赤子命吏部侍郎陶垓領運泛海而至 上遣
判書崔錫鼎偕于灣上陶垓使我后親出境上謝恩受米
僅得彌縫而垓作書于上有情牙陶垓之語又以米折價
徵銀折括國中銀貨八千餘萬金給之以略千斗米分給
飢民米皆陳腐殆不堪食食輒痛數月之內癘疫編于八
路死亡之慘未有甚於此時前有赤子之詔後有情牙之
語君臣羞辱千秋難洗而八千餘萬銀貨幾乎傾國累百
萬生靈殆將盡劉是誰之罪時人有詩曰聞道燕中粟東
輸五萬斛莫饋海西民首陽薇蕨綠

時陶垓慢書崔錫鼎不能拒兩司論罷崔錫鼎辭職疏有
曰國家不幸有會稽之深恥不能一朝振刷則餘外羞侮
有不足較量今為必難之事重觸不可測之怒強事不順
厲階層生求減尺寸之恥反取等丈之辱則國體事宜未
免交失之地妄意今日之事止可以忿思難為義寧以身
甘受罪謗不欲生患於國事抱痛藏憤嘿々骨上卒之虧
奉使之職貴負人臣之極罪云々 上優答之

吳道一疏右燕糴崔錫鼎

吳道一疏略今此和市一事為國家大議論或以為挾持
利害而驅之夷狄禽獸之科或以為耗財病國律之以謀
事不臧之罪隣邦之貿遷有無互相交易古今有國之所

通行雖使有西山東海之風者當之必不獨執此一款而譏之也我國之年々大殺前史罕有若不轉買他方則生類盡矣數萬石米穀輸來境內則市價之增益其勢必然且聞兩西之民以此救急亦此不貨與其不費銀錢坐視其死其得失可知若其浩大之舉安保其無一分之弊也只是慢書一着實是千萬慮之所不到豈可以此追究而罪之也崔錫鼎之禮幣賜遺本非私自擅為而彼之所餽亦出於禮無不答豈可以此律以外交駁之罔測也

鄭浩口 浩疏論尹拯

十月司鍊鄭浩疏畧伏以 殿下治其末不思所以先正

其本之道則國是安得不顛倒士習安得不乖敗乎今日齋生尊崇者卽前日背師之人也古人曰民生於三事之之如一惟其所在致死焉師義之重實與君父無間今尹拯自少受學於文正公宋時烈之門四十餘年其聞廢誘掖之恩無異父子而一朝挾其私憾誣詆凌轢無所不至此誠古今之一大變也故相臣金壽恒問鼎重深憂民彙之數塞世道之壞亂以不可復待儒臣之意陳達於榻前聖明特賜允俞斯文賴而不墜士趨庶幾得正其後尹拯為己已權奸所推許復通顯路而至于今日因循未改其所尊尚推仰者靡不用極而 殿下所以待之之禮亦甚

勤摯馴致國是顛倒士習乖悖云々 荅曰疏末事是何
言也昔年祭酒所遭無論其是非之如何既非公家文字
則其時大臣之推而上之朝廷大是失着予未知深思率
爾允可等閒平地波浪大起予至今悔限所執如此而今
若處變則是中無所主撓攘未定予不為此也

於是應教金鎮奎正言權尚游亦疏斥尹拯 上皆不納
執義李廷謙疏斥鄭浩 荅曰宣舉則祭酒文也藉令真
有所失為子者默々無言可乎師生父子孰重孰輕祭酒
養德山林為世務式決非一鄭浩之所敢撓撼者持平李
彥經請罷鄭浩職 上即依允自是凡為宋之疏雖不嚴

斥而不為開納右尹之疏皆獎許非尹者皆斥之

閔鎮長甲子造奏

戶曹判書閔鎮長疏曰伏以臣伏覩司鍊鄭浩疏批其論
尹拯事 聖教極嚴追咎大臣之失着昭亦淵衷之悔限
此實臣父臣鼎重待罪政府時事臣奉讀未半惶隕震駭
不覺汗淚之交迸也茲事本末已陳於當時奏對之間仰
惟 宸聰想必記識臣不敢更為覩縷而論議幸張士趨
莫定風教由是而頽壞世道莫可以收拾則先臣前席之
言夫豈可已而不已也崔慎疏論於前儒賢斥斥於後涇
渭未分風浪始不待推上已成朝著之一大闢先臣所方

陳關係重大不可不明其是非云者亦豈可等閒看哉况且聖朝無絕物之理明主無永棄之人觀其悔改徐意處之之言尤可見其忠厚之意矣噫天下萬事本無兩是兩非士君子用舍尤宜明白正當逮夫甲戌之初文正公宋時烈首被伸雪而銓曹之寵用尹拯全無曲折乃循己已餘套是非一着已不足言而用捨之際大失明白正當底道理觀前日君相都俞之言不翅弁髦朝家之待尹拯亦可謂太薄而其在事體傷損固不細矣臣常隱痛在心欲一陳暴而當此艱虞溢目國勢岌岌之日誠不欲提起往事重惹紛紜民默遲回以至于今矣今者聖教之嚴至

於如此則是先臣眷之憂世之意反為推波助瀾之歸臣之叩心號枉當復如何早不能申白是非道遠先父當日之意致令日月之明未燭於泉壤之下者此實臣不孝之罪也其何敢抗顏宮次自同平人哉伏乞聖明憐臣切迫之狀察臣危苦之辭亟命鑄名朝籍以安私義云云

領相遙奏

大臣入侍時領相柳尚運奏曰甲戌之初臣待罪銓曹亞銓有窠當出以右叅贊臣尹拯擬望受點矣曾於己巳以前有論塞尹拯之事已巳以後更通而到今未及一者達白而循例備擬其時論者以臣有率爾之失此則臣亦不

得辭其責而今者戶曹判書閔鎮長疏中有云臣所當
卽為陳疏而有所不敢泯默度日惶恐待罪矣 上曰卿
之擬官實循公議非有他意勿為待罪

金昌集疏下甲子筵奏

十一月江華留守金昌集疏略抑又竊有怵惕於心者即
因鄭誥疏 聖批舉昔年大臣論斥尹拯之失其時大臣
臣父卽其一也茲事委折戶曹判書閔鎮長疏中旣已略
陳而日昨臺臣之 批亦已開示 聖意臣不容復有所
覩縷茅念臣父當日所論亦有意義而今日 聖上以大
段失著為教則雖在冥之中亦必惶悚無地矣臣於此

除叨竊寵命自同恒人臣雖冥頑其何能自安於心耶臣
之為此言極知猥越而妄恃體下之眷不敢自隱其私云
云

趙儀祥疏右尹拯

進士趙儀祥等疏略今之斥拯者知師生之義不知有父
子之倫而何幸 聖上克明彛倫至以父師輕重為其斷
案茲事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矣前後 批旨固無餘憾而
茅黜斥懲勵之道猶有所未盡嚴截禮待各致之誠猶有
所未盡篤至或恐浮薄之徒妄有窺覲不靖之論益增乖
激 殿下之所以明是非鎮浮議者終無實效而人心愈

壞世道益乖也伏願 殿下深留睿思廓揮乾斷痛斥媚
嫉之輩嚴加懲勵之典益勤眷遇之禮克篤台致之誠無
若前日之應文備數而已則讒說不作斯文有賴世道交
泰馴致於保合太和之盛矣臣等忝在首善之地久沐菁
莪之化目見賢師之被誣敢陳瀝血之忱伏願 殿下亟
加澄省而採納則士林幸甚國家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谷曰甫等痛儒賢之被誣慨黨論之日痼相率
對章語極明快予深嘉納焉

申奎魯山復位疏

九月前縣監申奎上疏略臣謹按昔我 世祖以天縱之

聖屬河清之運戡定禍亂天命人歸魯山冲年膺寶自視
缺然應天順人法堯禪舜遜于別宮稱為上王 世廟冲
挹讓而不獲宗祊所托黜勉踐阼雍容揖遜之美伯仲唐
虞之盛卽其受禪教文而觀之亦可以有辭於萬世而不
幸六臣之變出於意外權孽鄭麟趾密贊之議又從而激
之使 世祖保護上王之恩有所未終是六臣謀復之計
適足以害魯山也夫以臨御之君而遭罹廢出如漢之昌
邑齊之鬱林及我朝之燕山光海皆由昏德悖度自絕于
天則其削黜貶位待以不死其亦幸矣若乃禪位之君曾
無失德之可言而或出於一時之權宜或迫於難言之事

勢遜位就閒者周漢以降何代無之而尊號之福未聞貶損豈不以傳禪之事異於放黜遜讓之跡殊於敵怨故也臣未必遠引前代大明高皇帝之於元順帝我太祖大王於之恭讓王生待死葬并用帝王之禮異姓革代之際尚猶如此况以王室至親行授受之盛事而反去王號可乎時移事往邱壠已平蓬科蕪沒孤兔躑躅春風杜宇長入騷人之句麥飯寒食空吞野老之聲天荒地老哀限難夷土人相傳楓哭時聞安知夫無限幽冤盤礴鬱律於泉臺之下百世不化又安知祖宗在天之靈洋洋陟降之際有不盡傷於倏然之孤魂耶今若追復王號祭用王禮封

其寢園加置守護別立祠殿備其儀物一如皇朝追復景恭帝故事則揆以法制不為僭越恭諸古昔允合情禮云云 荅曰茲事至重且大可不博詢而處之

引見時上曰申奎疏中所陳之事今春秋館考出實錄以來外間小說似有可考之語今儒臣博考公私可考文跡以八可也十月初一日弘文館 啓曰魯山大君事跡略載於列聖誌狀及故相臣鄭澈判書臣李暉光文集中慎妃事實繫見於文簡公臣金淨上疏中故此四冊先為付籤以入其中魯陵誌野言遍載已卯錄補遺等書雖似該備既非刊行文字且多雜著哀錄之說故不敢并進

收議

命大臣宗親文武百官會議闕庭大臣身官收議封入傳曰茲事已有默運於心者當待收議畢至而處之

領相柳尚運議 中宗朝魯山立後之議相臣鄭光弼以為 世祖時事在後世不可輕改立後猶尚如此則追復位號是何等重典而到今輕議乎不可不十分慎重云云左相尹趾善議略曰嗚呼當初魯山之廢降蓋因六臣之事而 聖上既褒其臣節則其於故主不當復存嫌碍且皇朝追復景恭帝是又古禮之足以為證

右相李世白議略曰魯山禪代時事當時之人如歸人里

童易嘗知君臣之義而凡其出於口發於聲者無不哀傷慘怛一國人類孰非光廟之臣庶而尚且如此前代帝王雖於異姓禪代之君猶不追貶其位號而皇朝之事亦有可以比例者則今於崇奉之議宜無所異同

領敦寧尹趾完議曰今此下詢兩事即百世不易之正議而惟其至重至大又是列聖之所未行者故人不致發諸口幸茲慷慨之言出於踈逖之臣而 聖明不以人微而忽之惕然興感有此廣詢之舉 列聖未行之闕典有待於今日者實有天意克完禋儀惟在 聖明裁斷

領中樞南九萬議曰光廟靖難之舉雖曰禪受實則革除

初尊為上王後則不克有終在戎後嗣王惟當為親諱為尊諱而已凡我後民亦惟當為國諱而已今徒知魯山寃鬱之可伸而不知於親於國於尊之當諱者其於春秋之義不亦遠乎且既復王號則奉以別廟尤無所據于今代數雖已及祧蓋言其位次當從魯人之順祀躋在光廟之上光廟洋洋之靈若念疇昔之事想必驚顧怵惕不能自安於陟降庭止惟魯山亦必愀然怛然不樂於分苾之序享神理人情夫豈相遠耳既大禮則當特告於太廟頌教於中外當時禍變之故若從其實則有不敢言者若有所隱則是虛文亦何以孚格於神人乎弘光之追上建文

謚號正與此相類但念其時朝廷皆出於馬士英之手尾亂極矣故非特建文復位且追尊其私親為皇帝至於列朝諸臣不問賢邪悉贈美謚天下不勝其譏笑未暮歲身擒國滅此何足為後世倣行之典禮乎伊昔前賢於魯山事皆為之盡傷陳聞於上者多矣或請其修墓或請其致祭或請其立後而未嘗有及於復位者惟向日尹鑄以此為請而見塞矣今何可復踵鑄說也

判中樞崔錫鼎議曰魯山遭禍成於諸宰之密賚慎妃被黜出於勳臣之脅請國人憐之至今然而追復位號之論久未有聞豈不以春秋為尊者諱禮有其廢莫敢舉之義

至嚴且重故歟臣之愚意追復位號雖不敢輕議而茅念
魯山曾踐大位貶降非由昏德慎妃配體至尊廢出不以
其罪而今其神主久在閭家下同於匹庶之賤終有所未
安如今自官建祠四時差官行祭則庶可以少慰臣民之
恨鬱而亦無害於禮春秋之大義矣

左叅贊尹極議曰國家莫重莫大之事二百年冤抑之氣
得伸於今日於昭列聖陟降在上而 聖明一念上通天
地盛德非常之舉實在 聖斷而已

戶曹叅議權尚夏議略曰皇朝神宗朝國子司業王祖適
請復建文年號建文於成祖初非禪位之主而祖適之言

如此今若遵世祖崇奉之典追位號以明當日受禪之本
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又伏聞甲申之後弘光嗣位閣臣
史可法當國追復建文廟號惠宗此出明季遺聞并此附
奏 莊陵誌

傳曰竊惟光廟受禪之初尊奉魯山為太上王又命月三
行起居之禮不幸末稍處分恐非 光廟本意而其源由
於六臣六臣既褒其忠節則其於故主追復位號未知其
更有嫌碍而皇明景泰之事雖不相類亦可倣而行之予
以為今茲追復益有光於 光廟之聖德也噫日者申奎
之疏展讀未半傷感之懷自切于中而未嘗以輕論重事

有一毫不平底意思此所以先詢於筵席也嗚呼神道人情不甚相遠無乃祖宗在天之靈悅豫於冥之中而有此相感之理耶以踈逖之臣論至大之舉可謂千載一時而事竟不行則更待何日噫夫王家慶事自與匹夫不同是以或快揮乾斷不拘於論議者自古有之事苟可行何必持疑其令禮官亟舉縉儀

追上魯山大君廟號

十月追上魯山大君廟號端宗大王夫人宋氏謚號定順王后

十二月親臨親祀題主翌日奉詣永寧殿躋祔于西翼茅

三室親行享祀大赦 端宗陵號曰莊陵王妃陵號曰思陵

獻謚丹之日柳尚運為都監都提調儀仗前行謚丹已發尚運陪後纜上馬未及數步無端馬驚落傷不得陪進入閭家調治良久進詣告廟之夕大風掀毀廟前附簾遮帳及祭床上所鋪油氈皆段々裂破世祖室前藻井板子傾仄移次明年又有莊陵上崩頽之事蓋董諸臣皆就理數百年冤鬱之氣至此方伸而連有此變異天意未可知也

總理使崔錫鼎啓大臣祠在火巢內請仍存勿毀以示一

體祭祀之意從之又言思陵本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家山
王后在世時托其後事於眉壽仍為奉祀今陵所龍席內
墳墓皆是眉壽子孫族屬雖非血屬既屬後事又托體魄
於其山求之神道似當有忝酌善處之道 上許令仍存
祔廟後御製詩并序賜海昌尉吳泰周曰惟我 端宗大
王定順王后復位祔廟實國家莫大之慶也嗚呼予於追
復之事有志未就積有年所頃當特復六臣官爵遣官致
祭寧越之日追懷往事感愴倍切何幸申奎之疏一出而
予志成予從此可無餘恨矣茲豈非惟天惟祖宗之陰騭
也耶謹以一律用識其喜詩曰興言疇昔事感淚幾沾裳

授受同堯舜聖神邁禹湯解儀追舉日世祖德輔光獲遜
平生願懽欣我獨長是冬以御墨揭板于愍節書院
李濡請嚴興道子孫錄用令本道啓聞

李鳳瑞等疏右尹拯

己卯二十五年三月忠清道幼學李鳳瑞上疏曰尹拯其
父先正臣尹宣舉與故相臣宋時烈相善見其過而每加
規警有所懷而不能容默為其所畏憚者久矣及其已酉
時烈赴朝之日宣舉袖一書而勉戒其中槩論時烈持論
太偏私意反勝必有日後流弊之端而莫非切中時烈之
病源則士友間責勵之道於斯至矣時烈於此不惟不克

虛受反含憾恨心之資意侵詆無所不至則為人子者安
得甘心於其父之受誣而苟全師生之義哉臣等以為天
下必無此道理矣尹拯云其開發誘掖固不待於師教
而特以時烈為先輩而又為父友故往來其門時質所疑
契分之深則果有之矣末稍情義之不保其初者豈拯之
所欲而樂為之哉夫宣舉之於時烈責善箴規之言故為
蓄怒之資故搯捭於解忤之餘醞釀於積漸之後假托鄉
儒之說而目宣舉以俘奴捏造亡友之言而指宣舉為忍
人或謂之別人或斥以邪說末乃歸之於黨惡之科欲加
以不韙之名其他訾毀之語因有紀極而此猶不足并與其

其母而毀之以貞白潔義之行欲寘於黜闇不明之地似
此說話雖令他人聞之尚欲掩耳而走况孝子為親之至
情其叩心摧肝崩實慟迫者為何如哉此拯之所以與時
烈情不得如舊義不得猶前而自至於相絕者也噫所遭
如是而猶以相絕為非直謂之背師者是皆徒知師生之
義而不知父子之倫者也若使誥尚游當此境界則罵詈
之言雖及其親而猶且含辱忍恥晏然事師若平日乎世
有無師之人一無一父之人往古來今輕重較然而人心
陷溺黨論橫生全昧大倫之所重因其不幸之一端醜辱
侵及轉輒層加前後章疏蜂生蝟起以至於慎正萬震顛

景莘津等極矣發人私書甚非美也慎輦之抉摘而登覽者已極誣悖則為大臣者何不卞卞而乃反推而上之以惹無限風浪耶金鎮圭之疏尤極縱恣欲使繳還批旨而攻斥喉司敢以前後異同而譏切 聖躬云云閔鎮長之疏蓋出於掩護其父之失固不足深卞而儒賢用舍之事鎮長何敢干預至以全無曲折等語侵斥銓官無所顧忌耶韓永徽墨名院錄士林所憤不拘相避先除後移鄭誥之投疏誣辱 聖明所斥叙命才下見擬清顯權尚游之踵發情態可惡而長置臺職任其翱翔有若償功酬勞者然銓曹之官不畏一時公議之所在不念 聖上禮待之

至意恣行黨習云云 批茲事是非業已洞燭而明卞之矣何必張皇呈疏侵斥諸臣惹起不靖之端耶

申琬疏

吏判申琬上疏曰即今論議歧貳所由來漸矣誠是世道之一大不幸也門戶五分戈戟相尋彼之所尊者卽三朝尊信之大老此之所師者亦當今禮遇之儒賢壘觸分爭朔洛交鬪而若究根本則俱是士類中人不過師友間事各尊所師各守所見則其是非邪正非如白黑冰炭之易可卞別惟當調劑鎮定以冀保合不真抑揚左右以致磯激此固臣宿昔之心而勸勉於儕友者亦嘗如此故及至東

銓之後凡於注措之間以此從事未嘗或偏窈想 聖明亦或俯察矣頃者鄭澔疏出之後互相排擊之人彼此傾軋之際或不無淺深輕重之別而若或抑揚於其間則風浪無時可已又象日益睽乖故臣未嘗顯示通塞於其間者蓋出於鎮定之意也 荅曰卿無所嫌安心勿辭

閔鎮長疏對李鳳瑞

戶曹判書閔鎮長上疏曰伏見李鳳瑞疏本措語無倫旨意絕悖臣誠不勝駭然也臣於前冬趙儀祥之疏非不欲極言竭論以少暴其痛迫之私而叟口爭忤反恐有損於事體草草數語只得略陳其梗槩矣今者鳳瑞等擬拾儀

祥餘論乘時凌踏無復顧忌臣於此更安得默然而已乎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此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父子主恩君師主義恩固有時而掩義亦終無所可逃假使為人臣者其父不得於其君而遽自嫉怨欺君之惡公肆謫訕則其將為孝於親而恕其不忠之罪乎至於師身之道貴乎無犯無隱苟有可絕之義則或書或言質難規責俱無不可而若其外全師生之名私相詆訛於朋友書牘則其視無犯無隱之義果何如耶况尹拯之師事文正公宋時烈自少常自謂情義之重非尋常師身之比若使拯誠知其師之學久於純一則四十年出入門下所請者

何業而王伯義利之說始發於私怨既發之後乎儒賢之
所以為儒賢者以其見理明而處義精也於是而有失則
國家固不可猥加待賢之禮崔慎旣已發之章疏則又不
可諉之於私書而不為之一明其是非則先臣深為世道
之憂遂至陳奏於前席欲自省其處義之失而倫紀不至
於墮壞至今羣撼蝟起妄度天意必欲為推波助瀾之計
此臣所以日夜腐心而抑鬱者也臣雖疲劣不欲與鳳瑞
等有所交下而只緣臣貧榮戀寵苟保錄位不能剝肝瀝
血以明先臣之心事於天日之下致令此輩接踵而起臣
之不孝之罪益無所逃云云 答曰卿其安心勿辭從速

行公

金鎮圭疏

同副承旨金鎮圭疏略先正臣宋時烈以百代之師表被
三朝之尊禮而未幸暮年趨時貪利之輩換面迭攻終至
假手奸凶構成慘禍而旋荷淵衷之感悟綸音惻怛復爵
賜謚尊禮之誠復如其初而近日一種詖淫之說種々復
起鳳瑞等此疏實踵良佐之說其所詆毀不可殫記試取
其緊語言之則有曰持論太偏私意反勝以致流弊之端
又曰不惟不克虛受又含恨憾之心恣意侵斥無所不至
又曰擗捱於解忤之餘醞釀於積漸之後假托鄉儒之說

目宣舉以倂奴捏造亡友之言指宣舉為忍人又曰并與其母毀之乃以其功僇於平日論於身後者直駟之於挾憾誣人之醜行且其論斷時烈有若偏私而極意導者矢口罵詈此誠一大世變也臣請為 聖明陳之生三事一古有明訓而時烈之規箴宣舉實出責善之道在宣舉猶當不怒為其子者亦何可以此而遽加詆毀於其師乎君之與師其義相類若曰師生之義可輕則竊恐君臣之大倫因以晦昧而不明此豈國家之福哉蓋時烈之責宣舉實類朱子之於象山東萊生而規警浸而猶卞此乃斯文為世道之公凡以儒為名者固當奉承遵守以定趨向而

今乃誣辱詆毀略無畏憚反以極之挾憾誣賢師猥加推許欲置之盡善無過之地人之無狀乃至是耶又曰聖明謹責良佐也十行辭旨明白痛快云云王言一播是非大明凡在士類莫不欽誦我 殿下尊賢斥邪之盛德矣今者鳳瑞之誣賢不下良佐而 聖明不但不加嚴斥茲事是非洞察明卞為批有若猶未釋然於當日之事有識竊嘆不啻緇衣之不承權輿豈 殿下累經進退厭其事一槩毋論是非務欲鎮定而然歟云云伏願洞斥邪道之說明卞賢師之誣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李鳳瑞等疏語之過激予已知之何必罪之而後快於心予甯其勿辭從

速察職

正言權尚遊啓曰臣伏見李鳳瑞等之說以臣向者論祭酒臣尹拯大加醜詆云臣之所憂朝廷舉措一失其當而世道日溺乃至於三朝賓師百代宗儒之賢而因一門生之售其私怨論議纏繞是非晦塞初則尊慕之不暇者中則陰排之不漸卒乃大口相哄顯加凌踏直驅之於挾私誣人之科而少無顧忌此如嬌兒不戢漸至詈母妬婦無禁終乃批夫此其關係聖世風化者如何而聖明於此曾不以一言半辭示其斥絕之意獨於拯少有挨逼之說則不問曲直一以摧壓為事扶抑之際未克偏係臣未

知從今以往又有何樣鬼域之輩妄謂聖意可測捏造何樣誣悖之說殿下崇儒重道之至意而終成朝著之梧也此臣之所以尋常慨然○院啓獻納引嫌而退無識鄉生妄投邪說誣悖之言世變橫逆之來於我無損以此引咎無已太過請正言權尚游出仕

朴泰昌疏

疏曰故文正公臣宗時烈即三朝禮遇之儒相其文章學識有非後生末學所敢輕議而何物鄉儒乃敢詆斥無所顧藉其意雖出於為賢卜誣而其所為言實涉悖妄今諸臣之疏直以此為言夫誰曰不可而乃反激惱於鄉儒之

侵辱祭酒臣尹拯更無餘地噫世變至此寧不寒心云云
頃於 聖教中文師輕重之論允合義理有足以鎮服人
心者處分既定之後在廷諸臣惟當奉承此義不可撻捥
昭融保合之不暇而不此之為必欲角立務勝惟恐擠排
之不力何其不思之甚也彼鳳瑞等侵侮累朝尊禮之大
老是固無嚴而此特鄉曲輩耳其言之狂妄願何足深責
而若權尚游金鎮圭者或在臺閣或在喉舌其所處之地
果何如而不特尤而效之其醜詆當今禮待之臣不少願
忌此何事禮耶云云至於鎮圭之疏有曰師生之義可輕
則竊恐君臣大義晦昧而不明噫是何言耶先儒曰君臣

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師生雖曰不輕而重較之
父子君臣則誠有事理之截然不同者鎮圭此義徒欲以
事師之道直擬於事君之義不復裁量以為脅制之權柄
何其言之不擇至於斯耶今日相爭俱係一代儒賢之事
彼此尊信者亦皆士儒而不思所以裁量忠恕之道各執
一邊自謂十分道理斥人以無狀小人有若薰蕕冰炭之
不相容者然此非但斯文一大不幸而已其流之害必至
於七國而後已世道之變孰甚於此哉 答曰昨年備忘
記中文師輕重之論自是不易之論則處分既定日月已
久之後彼此不宜提論茲事而鳳瑞輩之侵斥大老尚游

輩之詆毀祭酒俱涉不韙至如金鎮圭所論君臣大義因以晦昧而不明之言不惟不擇極其悖理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雖曰古義君臣大義實通天地而亘萬古之大經大法則豈可以事師之道比而同之乎若使此說得行末流之害可勝言哉故於筵席欲一下破矣甬甌適出人之意見可謂不謀而相符也云云

科獄

八月以端宗復位慶設增廣別試取直長韓世良等三十四人○十月正言李坦啓略曰今番慶科叅榜之人或有製表而以賦得中者或有呈券甚早而編次最後者至謂

差倫官與下人符同用奸乃有換皮封冒姓名之弊云請令該曹收聚登科人試券覈覈處置 答曰不允 備局諸臣引見時召問李坦使之直陳李坦曰李聖輝以表製呈而以賦得中云而聖輝製表人多目見榜出之日聖輝語賀客曰以表賦具篇而以禪篇得中云今科無禪篇得中者魚有鳳試券入於露字第三張而入格及至坼榜則非有鳳乃宋晟也禪篇得中之說券號相左之事俱涉可疑故臣請查矣 上曰然則此兩人令攸司查處禁府李聖輝所供稱以表先書於試券改書追製之賦云而諫臣之陳達於榻前必有其人宋晟呈券於初朝舉子既

言於諫官某字納券實狀魚有鳳處推問後可以詳知聖
輝晟試券取來憑考有鳳拿問依啓賀客舉子亦為拿問
相覈 禁府李鳳年所供如李坦之言魚有鳳不知其納
券字跡云取考聖輝試券則既書表題及數句以墨抹去
更為書賦明白宋晟試券出示有鳳亦渠所作云而早書
試券坐待先呈既多目見之人所知憲府吏令該曹覈處
依允 刑曹判書李彥綱上疏曰臣於待罪京兆也庶尹
金麟至差應辦官初場翌日臣求見其科製則麟至投示
草本臣與佐貳同坐傳看之後即僚亦為取見而其中有
穀腹絲身一句臣心病其文字之不雅至有對僚有疵短

之誚矣乃於昨日見八格之人試券則其全篇之異同雖
未能盡記而前日所見穀腹絲身一句不在其中臣竊訝
惑矣下臣此章于攸司俾為稟旨憑覈事 荅曰疏辭當
令該曹稟處

禁府啓曰金麟至刑問二次吳碩夏洪受禹四次宋晟三
次李聖輝李秀哲朴恭晦二次李道徵朴弼渭段來會壽
所改書皮封之說出於順德之招更為推問後稟處 依
允憲府啓曰今番場時有一試券文甚拙惡試官多以為
不可取而試官吳道一自偏護稱賞尹弘禹力言其不
可取每欲把筆批打則道一手掩其券而掩避之使不得

下筆紛然相聞及其勢密則誘弘禹曰君有欲為之文亦宜取弘禹猶不聽許道一獨自弘取及其圻榜即其道一私密之人俞世基之作也此言大播播紳間莫不該惋道一曾前掌試厚招物議以此公議固已不許其主文掌試而猶不自悛請道一罷職不叙諸試官並從重推考依啓○十二月憲府所啓同榜之釁累如彼難掩舉國唾點又如是不正則苟且仍存將焉用之今番文科亟命罷榜以當初鍊臣之啓厥後憲臣之啓觀之入格榜目中者似不止於因在二人所當一並查治請當該收券官封彌官查同官及易書吏卒輩並令攸司窮覈得情傳曰憲臣

引見上曰罷榜為我國痼弊故罪在舉子則罪舉子罪在試官則罪試官勿為罷榜蓋是矯弊之意也今科雖有一二人無狀者而全榜不必皆然窮查得情可以定罪至於罷榜不可勿為煩論其餘依 啓

庚辰正月朝叅時兩司罷榜啓辭 答曰議大臣稟處左議政徐文重以為近來雖有鬻題之謗行私之議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官吏符同易其名而換其文忽作別人之第豈非可駭可惡者也不知其未發者為幾許則雖欲存其榜烏可得也伏惟上裁○右議政李世白以為臣嘗以為近來科場之多言心竊痛恨而至於

罷榜之論自是我國之弊習臣實病之自古試官之循私舉子之借述容或有之豈有如今日之冒人姓名竊人科第者乎其情節雖不可以常道處之然自有祖宗朝定式金榜固不可罷伏惟上裁○行判府事柳尚運議與右相議同○領敦寧尹趾完以為先朝受教為因一二人之作奸盡罷金榜事勢重大故也此科已發覺者不啻狼藉未發覺者又不知幾許此而不罷則將無以解中外之惑伏惟上裁○領府事南九萬判府事尹趾善議與左相徐文重議同○判敦寧崔錫鼎以親嫌不敢議云李聖輝奏判選之子而錫鼎女壻也

上下教曰科場濫雜之事前或有之麗末紅粉榜之稱言其幼稚者亦忝至於今番之事實非尋常之變不可以常例置之大臣罷榜之議可謂正大矣文科罷榜則其中自製得中者混圖見罷亦涉冤枉或庭試或別試似不可不設令該曹議于大臣稟處禮曹啓曰設科事諸大臣皆以為似涉重難伏惟上裁時有更設庭試以配武科之議崔錫鼎論其不可又曰今士習壞汚至此正宜精簡逆試為敦養懲勵之道數年不設科舉庭謁聖只許居首直赴節日課製施賞稍異近規以示防範之意則庶幾倖心少息渝風向正上從之辛巳

五月 上禱兩社禮歷臨義禁府命判義禁金構持公
事入侍教曰今番親臨科獄之故也引罪人進前命承
旨問之吳碩夏洪受禹宋晟李聖輝金麟至朴泰晦李
秀哲李道微俱持前說不服 上命仍囚而只錄時囚
沈益昌還發配所充軍羅弘佐柳重冕極邊定配李
礪定配李秀儻盧大濟崔文湜安翼星徒配洪旣濟姜
履相鄭恭英等并放李長輝决杖放 ○憲府啓曰近來
王獄之多滯曾所未有幽鬱之氣足以干和喉司之申
飭臺章之請推該官前後凡幾度而有司之臣一向延
拖無意勘斷至於三年之久輿情之該憤固已久矣及

至今日致有 聖上丙枕憂勞法駕親臨烏在朝家設
官按獄之意哉寃厥所由莫非有司之責終不無論罰
之啓請禁府堂上罷職不叙李受儻罪狀初旣狼藉於
捕廳閔時俊招辭所當嚴覈勘律而時俊廢辭之後秀
儻則一番捧招而已更無寃問之舉今日疏决有徒配
之命獄體乖舛請收李秀儻徒配之命罪人洪旣濟符
同舉子盜踏印信之說果為狼藉見失官印盜踏試券
之跡明白無疑請還收洪旣濟放送之命云 〇

答曰不允 ○壬午十月罪人酌慶宋晟濟州牧李聖輝
薪智烏金麟至防踏烏李秀哲古今烏李道微鹿烏朴恭

晦珍烏朴弼渭金甲烏吳碩夏大靜縣洪受禹巨濟府
鄭順億黑山烏閔時俊旌義縣並為奴

啓聖祠

庚辰二十六年初縣廟戊申因儒既待年舉行定奪矣至
是領相崔錫鼎啓國有太學尊祀賢師至於溯而上之設
立啓聖祠似無意義請義大臣儒臣○領府事南九萬議
啓聖祠之議始於宋末成於大明而因叔梁紇推及於曾
點顏路孔鯉又推及於名不知孟孫氏又以推及於程朱
周張之父有若臣僚追贈其父祖者然無乃有欲尊反卑
之嫌云○右議政議申琬議叔梁紇之請祀既其啓聖之

功則顏曾思孟之祀於殿上而顏路曾點孔鯉之祀於廊
廡推以不先父食之義殊極未安故有此別享之意者實
出義起無於禮之意而至於推以廣之於周

父

曾不在祀典之人而一體并祀則未知其果合於義理也
今則惟當遵中朝之典禮追先王之成命量度而處之耳

他大臣儒
臣議異同

○吏曹叅議權尚夏議蓋此事既擬皇朝令典

且有先王成命至於臣師宋時烈宋浚吉或以為名正理
得或以為增重儒學到今朝論非之臣何敢更有可否

上曰頃見右相叔議正符予意依右相議施行至是建啓
聖祠

晦珍烏朴弼渭金甲烏吳碩夏大靜縣洪受禹巨濟府
鄭順億黑山烏閔時俊旌義縣並為奴

啓聖祠

庚辰二十六年初縣廟戊申因儒既待年舉行定奪矣至
是領相崔錫鼎啓國有太學尊祀賢師至於溯而上之設
立啓聖祠似無意義請義大臣儒臣○領府事南九萬議
啓聖祠之議始於宋末成於大明而因叔梁紇推及於曾
點顏路孔鯉又推及於名不知孟孫氏又以推及於程朱
周張之父有若臣僚追贈其父祖者然無乃有欲尊反卑
之嫌云○右議政議申琬議叔梁紇之請祀既其啓聖之

功則顏曾思孟之祀於殿上而顏路曾點孔鯉之祀於廊
廡推以不先父食之義殊極未安故有此別享之意者實
出義起無於禮之意而至於推以庶朱之父

曾不在祀典之人而一體并祀則未知其果合於義理也
今則惟當遵中朝之典禮追先王之成命量度而處之耳

他大臣儒
臣議異同

○吏曹叅議權尚夏議蓋此事既擬皇朝令典

且有先王成命至於臣師宋時烈宋浚吉或以為名正理
得或以為增重儒學到今朝論非之臣何敢更有可否

上曰頃見右相叔議正符予意依右相議施行至是建啓
聖祠

中殿國恤

辛巳二十七年八月 王妃閔氏昇遐謚曰仁顯十二月
葬明陵

李鳳徵安置

前叅判李鳳徵上疏曰 大行王妃以痰腫經歲彌篤藥
物無良遽爾禮防翟儀遂空又曰該曹所定服制中果以
禧嬪服制渾以齊衰暮磨鍊以入則是與後宮無異也既
配體至於六年之久則今為 大行王妃持服比後宮似
有差殊輕重之別在該曹所當先稟上旨且考典禮泰酌
名義務合於至當底道理而 殿下亦再三諄復而度之

者也臣曾以節目供奉講定事疏陳大略則今此獻議以
一義云云 答曰服制事今者云々殊未穩當也○時中
宮虛位矢志羣凶無不雀躍皆望張氏之復位朝臣亦莫
不危懼李鳳徵以軍啣上疏以為張氏事體自別今此國
恤時服制不當與嬪御同 上不納○公議皆惡其嘗試之
態欲論啓請罪而猶未知上意之如何顧畏莫敢發掌令
鄭維漸獨發削奪之啓 上即允之繼而特令遠竄掌令
權懜補以落馬不為泰啓士論短之後又加律荐棘于巨

濟丹岩
記事

巫盞獄

九月二十三日夜下備忘記曰大行妃違疾二載而禧嬪張氏非但一不起居不日中宮殿而必稱閔氏又曰閔氏實妖人不特此也潛設神堂就善堂之西每與二三婢僕屏人祈禱極其綢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時淑嬪崔氏追念 仁顯逮下之息不勝痛寃而以國恤崇在巫蠱之意告于上上大加驚痛碎然親至張氏所居之宮立于戶外命宮人探張氏懷中而無所得遂窮問可疑宮人等得其情夜下備忘記賜張氏死曰漢之武帝殺鉤弋夫人斷則斷矣而猶有未盡者若使張氏知今不猶則明春秋之義著為令甲足以防閒何必鉤弋之為哉此則不然罪已

彰著若不早為善處則他日之慮有難形喻今余為宗祀也為世子也禧嬪張氏使之自盡於是承旨徐宗憲尹趾仁請對反復力爭假注書李命世出位抗言至以今日之事比擬於已巳事 上怒責之仍命下吏兩承旨仍又力諫別薰春秋權尚游尾陳曰處分終涉輕遽杖還為宜云則 上始許之丹岩 記事 傳曰內司罪人當親鞫該房知悉承旨尹趾仁曰如許罪人何必親鞫禁府似為允當上以趾仁敬視國母之賊削黜司書李台佐救之傳曰張希載巫正邦刑 親臨仁政門鞫張氏宮人雪香供就善堂東西邊神堂所祝願除妖氣指中殿欲成所願

為禧嬪復位也依巫言造成死人之衣置於乾善堂西邊
溫煗云：淑正供神堂神祀時禧嬪復為中宮事與巫女
同祝穢物韓尚宮與淑伊同埋於通明殿塔下及池邊與
雪香同往見之云：時英供太子房神祀時宮人祝生設
饌以進於禧嬪則禧嬪親自祝手帛殺閔中殿事巫女持
弓矢以射四方曰吾當殺閔中殿渠與希載妾亦祝手太
子房神堂段希載妾主張云：今禮供巫女自稱王神之
妾持弓矢亂射四方曰五殺閔中殿禧嬪復為中殿使道
復為大將使道即希載也矣女擊缶同叅哲尚供雪香時
英往巫家出納之物專為主管五禮祝願時大上典希載

妾果為同叅五禮供與韓尚宮及希載妾頻行神祀以殺今
中殿禧嬪復為中殿事祝願云：並承服正刑。初罪人
業同援引希載妻者斤阿只受刑二次不服稱以問目外
有可言事大臣以下請對稟旨捧招則其招曰淑媛生元
子後崇善夫人與其子東平因淑正通書闕內事又曰希
載自濟州抵書尹正錫兄弟言及龐災事又曰淑正三寸
叔姪安汝益安世禎與張天漢金相德遠之孫泰淵閔相
之妻甥鄭彬李弘渤之四寸妹夫朴姓人聚會於淑正家
謀議云：汝益世禎天漢彬皆杖斃廷錫之子順命援引
吳始復使趙時吳來問禧嬪服制與否世禎又引閔彥良

罪人尹順命矣希載今秋書札辭緣段此女必欲殺我漏洩淑正龐災闕內之事此女所為誠極凶測汝須禁斷云此女即者斤阿只是白乎旃所謂闕內龐災事段上年七月間淑正潛入闕內與雪香同謀為之今年正月間且設神祀於水標橋近處家而向中宮殿行不道之祈禱是白乎旃厥後到者斤阿只家問曰向者往淑正家則淑正已為入去闕內留七日而來未知緣何故耶者斤阿只曰君豈不知其事乎淑正方有闕內龐災事而龐災丹及龐災之具如鷄卵形者三箇自濟州出來于淑正家淑正持此入去是白去乙矣身又往淑正家問之淑正答曰即今中

宮殿證患如此若於此時祈禱以害則吾抹樓下自當即位以此方為經營龐災之具果為出來故用之於闕內而冊子出來之說是為虛言矣只有如片紙張而所書云是白遣丙子年木人事段矣身往于李弘渤家則言於矣身曰吾欲與金以萬方樂等謀議欲造木人書世子年甲埋置於張家墓所又得申大將奴子蹄牌落置墓傍則自上驚動必以西人之所為致疑云云矣身亦以闕內龐災不道祈禱既已與聞盆不喻向世子埋函迺曙墓所時亦為叅謀乃實凌遲處斬○罪人閔彥良供國恤後僭革中皆言當為請復上疏是白如乎矣身招致趙時萃問禧嬪服

喪與否則答云未得知之當問于可知處是如為白去乙
矣身曰有上疏之議禧嬪服喪與否汝須詳探以報云
是白乎所蓋欲知自上待禧嬪之道稍別於諸後宮是白
乎喻與諸宮一體是白乎喻欲以服制輕重知其待禧嬪
之如何而將為上疏是白在果探問之後上疏若成則矣
身亦欲隨叅之意是白乎旒己巳正月某日章道希載乘
夜來訪相與飲酒時希載謂矣身曰如彼如此間南人但
當善為保護春宮其言意可知是白置其時之事矣身無
所不知而謀議事段不過因希載經營換局而已是白乎
旒其月晦間章道請矣身曰數日後似當換局進用旧人

若在遠處則事多不便宜即上來以待吾則通報次方往
安山君往見鷺梁李察判為可是如為白去乙矣身依其
言往李宇鼎家備言事狀為白有置矣身偵伺宮禁密探
服制忿不喻與二三奸凶綢繆締結自相謀議而假托上
言矯誣疑難俱係不道的實的只罪承服結案取招不待
時處斬籍沒家產事禁府罪人閔彥良當日堂古介行刑

崔錫鼎劄 母究獄事

領議政崔錫鼎劄略漢景帝遣田淑按梁事太后憂之不
食涕泣田淑燒火梁獄辭空手來謁帝問梁事淑曰上無
以梁問也梁王不誅漢法不行誅而太后不安憂在陛下

也帝大然之使淑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幸臣羊勝輩既已伏誅梁王無恙太后起立坐而餐之帝大喜嘻太后與世子雖親屬尊卑之殊慈愛無異致矣今春宮景情豈不比於不食滄泣而已乎今禧嬪雖有難赦之罪念春宮誕育之恩少賜寬貸云云

備忘記 禧嬪事

禧嬪張氏疾惡內殿潛圖謀害設神堂於內外日夜祈祝埋函穢於兩閣不翅狼藉情節盡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得志他日則國家之憂實難於形喻依前旨張氏使之自盡噫世子之情事予豈不念諸臣之為春宮惓惓之誠亦

豈不知哉第思之又思之之熟矣事已至此捨此處分而實無他道理也茲以予意諭諸左右

崔錫鼎袖劄 全恩

崔錫鼎又袖劄略曰臣歷觀前史漢之淮南戾園叛狀雖著而時君不能善處未免青史之貽譏終不若景帝之於梁王霍法而全恩也以我朝事言之趙姜兩廢人之獄罪名至重而致法之際猶有直士之進言仁城之罪皆曰可殺而儒臣寬貸之請至今稱為士論至於己卯巫蠱事公主既無干涉而婢子有往來之跡於巫家則其事危矣覈問止於婢子而貴主無恙 仁廟聖德四方頌之不衰孔

子曰父為子隱春秋為親者諱今春宮之於禧嬪一體而分殿下之於春宮亦一體而分今禧嬪之罪雖在因赦為殿下之道只當為春宮隱諱似不悖於經訓何可窮竟其事暴揚其罪而莫之恤乎今以惡逆不道勘罪於其母行慘劫之誅而謂春宮保安可乎若於驚痛震剝之中致有大段疾患則宗祀之危為如何哉設若坤聖治此獄其將以一切之法行之乎將憫惻春宮息所以全安乎以平日慈愛之篤仁聖之德必有善處此矣無批荅

崔錫鼎三劄 全恩

崔錫鼎三劄略曰昨日入侍繼上袖劄要以聞 主上之

聽畢愚臣之義而又勤嚴厲之教至責以不識人臣分義夫人臣不識分義其罪如何毛骨俱竦措身無地臣之所謂母致窮竟者非謂不竟諸囚不欲窮禧嬪情節耳即臣所謂念春宮誕育之恩為春宮憂傷之慮也且伏念訊治逆獄前後何限而其在法例不必親鞠廷臣按治亦足以得實而連日親鞠動犯晨夜 殿下雖有不知疲之教仰瞻玉色消瘁殊甚又聞近日匙箸頻減羣下憂慮豈有窮已伏况以堂上千乘之尊日取妖巫賊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之體乎臣實憫之 傳曰謀害國女乃是莫大之賊內埋咀呪外設神堂凶逆之節不一而足予則屢日親臨

帳殿必欲究得而連日三陳劄猶恐獄事漸露且今親鞫之舉為非人君之體有若譏予者是豈人臣之所敢發於於口者乎此而置之末流之患必至於義理晦塞而後已領議政崔錫鼎中道付處

府啓崔錫鼎

掌令尹弘禹啓天下古今莫大者逆獄也今當親臨設鞫逆情彰露之日大臣連上三劄至以毋致窮竟為言不思春秋討逆之義殊極該然而臣居臺閣未即論列辜負職責致勤嚴教臣罪至此實無所逃何敢一刻晏然於職次乎請命適斥臣職 答曰勿辭設鞫方張退待物論

尹趾善劄 全恩

行判中樞尹趾善劄略禧嬪之於 殿下即一後宮耳 殿下聖明所以處之者猶有所未盡者乎 殿下日夜顙望之餘禧嬪乃誕世子即定位號上下同慶伊時 聖上之慰悅於淵衷者何以可量今日 聖上所以處禧嬪者豈可無一分顧藉之道乎古之帝王雖有疾惡不道之人哀其先功而特加寬貸者時或有之今此禧嬪之誕育聖嗣有非凡人先功之比而論以情理萬一不忍云云 答曰日昨備忘辭旨豈有他哉一則為宗社也一則為世子也卿其思量焉

柳尚運劄 全恩

判中樞柳尚運疏今 殿下善處於難處之地使誕育聖嗣之人得以保全軀命則其所慰安我世子驚憂痛迫之心者無過於此而亦豈不有光於大聖人處變之道乎漢武帝之殺鉤弋夫人先儒猶以欲立其子而先殺其母譏之今我世子正位戴極十有三年不可比同於漢家太子未立時事而况情之所在法有時憲念宗社付托之重副臣民愛戴之情保我世子得以恩及於所生之地則後之君子不敢而失刑病之而人亦有仁子之樂矣云云

徐文重疏 全恩

判府事徐文重劄今日之事或不盡究則無以慰我 坤聖在殯之靈若或窮跡則實有萬分難言之憂 聖教所謂他日慮者未來之事而今臣所憂實在今日云云

申琬劄 全恩

右議政申琬劄禧嬪於 殿下固在後宮之列若非誕育春宮則今日 殿下所以處之者雖不能委曲全安而臣僚之敢請全恩者亦何必一至於此哉 答曰劄事已諭卿其安心思量焉

姜銑疏 全恩

副司直姜銑疏略今者廢生於內庭罪人相繼就戮 殿

下親鞫究覈窮竟乃已者雖出於為世子為國家也而竊念王世子冲弱之年遭此千古所未有之變其痛迫惘塞之心必無所不至而嚴不敢乞貸於天威之下則窮蹙隕絕終必至於內焦外灼抑鬱而成疾當此之時 殿下雖悔之而亦無所及矣前後大臣連上疏章夫豈有他意哉實出為宗社之慮云云 答曰今日之事豈有他哉實出為宗社也為世子也必使此人賜之死可也貸其死亦可則以恩掩義不害為善處而此則有所不然罪已積矣自異甲戌初未著之時噫今日之斷與不斷國家之安危存亡係焉予何忍明知的見而優游不漸以貽罔極之禍哉

予志決矣卿其諒焉

朴彙登啓抹崔錫鼎

持平朴彙登啓曰伏聞榻前以領議政崔錫鼎劄辭特下嚴旨至有中道付處之命又以臺臣不為論斥為非臣不勝駭惑繼以瞿然之至國家不幸值此前古所無之變故凡在血氣之類孰無沐浴請討之心哉只以春宮所遭之罔極實有萬分難處之端此崔錫鼎所以一劄二劄至於三劄而不知止者也第其遣辭之際殊欠周詳以致 聖上之激惱而原其本情則不過春宮保安之地夫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臣於此不但初無論斥之心及今處分

之後不可不還收之意發論於席上則僚議參差終未歸一臣何敢一刻晏然於職次乎請命通亦臣職 答曰退待物論

張氏處分

十月初八日是日行判府事徐文重右議政申琬吏曹判書李畬請對文重曰為春宮屈法是所望也申琬曰春宮情事想之則哀痛慘怛故有此區區之望矣李畬曰春宮傷損矣以此崩迫矣 上曰保護世子之道豈不極盡為之乎徐文重李畬田誕育春宮之人不可用攸司之刑矣 上曰賜之自盡非謂攸司之刑也雖不受傳教豈無可處

之道乎諸臣退出 上欲自內酌處命宮女賜藥張氏張氏手擲藥碗大肆咆哮 上怒乘屋輜至其所在之堂促令飲之而終不服 上取來板門覆於張氏數十宮女壓其上移時自盡○禮曹啓張氏因上命既已自盡矣 王世子及嬪宮當有舉哀之節何以磨鍊問于大臣則判中樞徐文重左議政李世白右議政申琬以為張氏於 世子自有母子之親不可以罪名絕之禮官即告訃舉哀於別堂朝廷奉慰喪事則出治於闕外別處賜以長生殿副祀禮戶曹官進去視生時品秩治喪務宜從厚以慰 世子罔極之心服制依古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之文

磨鍊事依議施行

李台佐抹崔錫鼎

司書李台佐疏略曰前領相崔錫鼎值國家非常之變念宗社無窮之憂不恤一己之利害三上劄而不知止此誠當國大臣為宗社固本之至意也劄辭所謂無致窮竟者其非同念討復之意可知矣而嚴峻之教有不敢聞竄配之命曾不少饒蒼黃去國文象錯愕此豈聖世之美事乎前承旨尹趾仁職在喉司昏夜叫閤姑寢親鞠之請亦出憂愛之忱臺閣還收之論公議所在而俞音久闕臣竊惜之至若李明世以新進小臣縷陳白於天威咫尺之下

其踈樸狂戇之風亦可尚矣此胡大罪而收繫之急也

答曰張皇陳疏伸救諸臣不遺餘力良可駭然

姜世龜疏子母鹿

前叅判姜世龜上疏曰宮闈事臣處數百里外空山樵牧之社塗聽塗說非所可據處分之得失臣不敢言也祇以王世子所遭情理伏以思之不覺撫膺矣幼冲玉質湯火燒心雖使百神扶持日復一日積憂增悖寧能保其常性乎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彼孺子者不是我骨肉相屬而必如此者天理之發自不能已也若在父子之親當作何如懷也今者王世子纔堪宗廟事之

齡是乃匍匐之孺子也今之席地啼號之痛矣當將入井也
殿下於此尚不動心則揆之天理豈不乖哉自古
帝王家變生宮庭不能善處卒致亂亡者非一臣固知
殿下念茲在茲曲為 世子地息斯勤斯慰安保護一國
臣民亦知其意所在十行繚綸四方傳誦時而不恐然而
雷霆之威未已朝野之感滋甚假令日後事有不可知者
恐國人皆將曰吾君於天倫之重宗社之托亦不之顧焉
何有於羣黎百姓事乎 殿下雖日隆德音欲行仁政民
孰信之此誠億逃人心離合去就之一大機也可不慎哉
此言發於憂國至誠願為王世子死者非直為王世子至

誠言足聽聞實為 殿下克全聖德毋作他日之悔耳臣
每讀史至魏主叡子母鹿之說為之掩卷惻然不謂此事
乃見於聖世而 殿下堯舜之聖為國家萬世大計豈有
曹氏下哉臣年七十餘日無幾非要後福有所希翼臣四
世五朝受恩深重願一言而死以報 先王於地下耳
傳曰今此姜世龜上疏全不擇發語多謬戾此疏還給

院啓討姜世龜

院啓伏見姜世龜疏本下語之謬妄引喻之無倫固不足
下破而其曰雷霆之威未已朝野之感滋甚者今日獄事
隱然歸之於疑信之域也其曰吾君於天倫之重宗社之

托亦不之顧者疑 殿下於不當疑之地此等遣辭已極
絕悖而未又引曹魏子母鹿之說結之曰不謂此事乃見於
聖世有若即今真有此不忍言之舉其言愈惡其意益凶
令人不覺毛骨盡疎心膽俱寒也乃者 聖上以為宗社
為 世子屢下綵綸播告臣隣則世龜雖退伏鄉曲亦必
見聞而假托憂國之慮敢生嫁禍之計乃於君臣父子間
肆為此罔測之言略不顧忌噫嘻為今日 殿下之臣子
者何忍以此等語萌於心發於口而至登天聽耶 聖上
之持命還給原䟽實出於深惡痛斥之至意而臣等竊恐
此言一播遠近傳訛觀聽駭惑將無以鎮定其所聞豈不

重且大哉不可不嚴加懲治以為疑亂人心之戒請世龜
遠配 答曰依啓○禁府姜世龜成鏡道洪原縣遠竄

希載業同伏誅

十一月 上親鞫希載業同等○希載供曰矣身往見閔
黯則父子及黯侄宗道已為會坐方說其獄事也宗道曰
閔閔流言以為有聚銀換局之人是如是白乎於中宮殿
貴人亦出銀貨之說流行是如云云則宗道曰中宮殿貴
人若出銀子則雖千金何難乎閔黯亦曰中宮殿若欲出
銀何難之有矣身於心極為驚惶同氣之間雖有通書之
事至登睿覽實是千金意外此固出於無識所致是如承

服為白有置矣身締結賊黷父子及宗道以謗札流入宮
中謀害國女的實結案正刑○業同招內丙子三月女上
典招致矣身以為延曙山所當有龐灾之事往者守之矣
身出往拯得木童子二枚長木片書一箇納于上典其時
矣身就拿時女上典餽酒以勿為援引以萬人勿言預知
埋凶之事又云以銀用人情汝須限三次勿服云李大將
之子實為謀主向世子作廢於延曙張山隨叅的實凌遲
處斬○希載妻者斤阿只招內淑媛生元子後崇善夫人
與其子東平因淑正通書閣內又希載自濟州抵書尹廷
錫兄弟言及龐灾事又淑正三寸叔侄安汝益安世禎與

張天漢及金相德遠之孫泰潤閔相黷之妻甥鄭彬李弘
渤之四寸妹夫朴姓人會于淑正家謀議云○汝益世禎
天漢彬皆杖死廷錫之子順命引吳始復世禎引閔彥良
彥良引李宇謙權重經事皆不實者斤阿只杖斃

鞠廳啓曰順命既已結案彥良所供所謂密探服制等事
今已吐實矣請按律施行 答曰已巳事偷悉甲戌偷忘
中彥良等與希載輩私謀必托上意萬○痛心今觀啓辭
無乃彥良之所謂一毫近似而甲戌之教不足信耶予雖
無德決不為希載輩所指教也卿等之視予若此實無顏
面臨于臣民之上也 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琬判議禁李

光迪柳之發等聯名上疏略曰彥良以宗道之子章道之
侄漏網於甲戌今始發露其矯誣 聖上之狀臣等必欲
究得其情以正王法甲戌偷忘如揭日星臣等豈敢以彥
良所謂一毫一分近似而議啓之際並舉其已巳之陰謀
情節今日之密探服制斷其罪按只緣臣等辭不達意致
此人臣不敢聞之教云云 荅曰匪怒之教何至過謙卿
等安心勿辨彥良處斬孥藉黥追施逆律秦潤絕烏字謙
定配于時少論少北等人之皆上疏以全恩張氏保護東
宮為言至於尹拯 崔奎瑞亦陳疏 上輒批曰今日之
舉為世子也老論諸人皆以為世子三字前後下教不啻

諄復有若不信者然而必上保護東宮之疏有同出立旨
者乎此非臣子道理無一人陳疏者少論等反以此謂老
論不忠於世子嫌隙益甚云埋函諸賊時英等皆伏法
上仍與大臣諸宰商確遂賜張氏死大內諸殿宇處一掘
閤多得函襪之物仍下教焉 上命拿致張希載巫正邦
刑希載臨死發告已巳圖廢時函謀希載妻及希載四五
寸親安尹諸賊皆拿鞠戌已間閔宗道李宇昇等聚會論
議曲逞內通之狀畢露 上歎然不安下未安之教鞠廳
大臣以下上疏待罪更不得窮問而宗道之子彥良承服
正刑希載彥良等大臣以下就禁府鞠之吳始復使趙姓

宦者探問張氏服制於內間始復不能諱配濟州沈檀睦
林一則鳳徵陳䟽時相與往復之故並逮竄皆出於諸罪
人心招故也 上自業同獄後已獨凶徒之情狀及是尤
深惡痛疾 丹岩
託事

東平君杭賜死

府啓曰宗班之於外朝交結防閑至嚴而東平君杭締結
希載以為心腹其綢繆交通之跡國言喧藉矣及今凶慝
盜禱之罪彰露無餘王法快伸逆魁希載亦當次第就拿
則其在嚴懲之典決不可置而不論請東平君杭極邊遠
竄 答曰不允 ○鞫廳大臣請對入侍時右議政申啓曰

今此杭之罪自上以不忍拷掠為教故臣等之意或有忝
的處斷之事矣乃有減死之教則此則決不當容貸矣前
後事狀固難詳悉於議啓之中必欲面陳故敢此請對矣
杭之罪狀出於希載妻之招潛通書札情跡綢繆之狀已
為盡露而至於希載之招彰著無餘人臣負此罪名而何
得偃息於覆載之間乎減死之教決不可奉承矣判義禁
李畬曰今此杭之罪狀比希載殆有加焉寧有容貸之理
乎今若貸杭而不死則王法墮壞輿情憤激將無以鎮定
人心 聖上雖以王室近宗之故屈法貸死而臣等決不
可奉承矣知義禁金昌集同義禁柳之發李光迪臺諫承

旨等迭諫爭執 上曰今此減死之計非以杭罪謂有可
恕渠雖如此何忍一時置法以希載招觀之皆是崇善君
妻之所為云杭之罪惡皆為其母之所誤特為減死絕島
荐棘矣諸臣固請速賜允從 上曰予之容貸之意一時
私恩卿等爭執之言出於公法有不當一向相持而拷掠
則決不可為之矣特為賜死○賜死傳旨罪人杭段者斤
阿只招當初淑媛生王子已已封元子之後東平以世子
毋當為中宮之意封書使淑正送于矣夫坼見之時渠亦
叅見則未知其初書自闕中所答之如何而其辭有曰我
朝亦有古事以此為法則聖德有光萬民皆悅云云及夫

卽位之後矣夫家有九千舉行之事而矣夫無識武夫不
知妙理自東平君家指揮又有封書乃請得五龍洞事而
其赴宴之時尤為頻數云云希載招曰東平君杭書札因
淑正家每入闕內之事果有之而傳言之際使常時問安
書札持納婢子常云傳之矣身心知其未安而以無識所
致意謂宗室家例有通闕內之事不為禁止已已後九千
舉行事每使淑正往問于崇善君家則崇善君夫人指揮
以送東平君必因淑正傳書闕內者不欲令人知其相通
之事云云其悖逆不道之罪既已備載希載夫妻之招渠
以貴近之宗因緣淑正締結希載以此凶陰之蹊徑潛通

書札造意兇慘謀廢母后立張氏形跡之陰秘情狀之叵測古未有若此者也論其罪惡合施邦刑而只以親之之恩終有所不忍特為叅酌賜死為只為禁府罪人杭當日西小門外賜死啓傳曰杭之罪遂昭著不可以私恩屈法故勉循公議已為賜死而茅今王孫只有一人矣不幸身犯若此予心豈可平乎貴近之宗有罪磬甸者叅酌顧恤自有祖宗朝古事其令該曹斂屍之需叅酌以給○兩司合啓曰杭母申氏與其子同惡情節既以發露於希載夫妻之招凶逆之狀不啻狼藉杭既以此伏法則申氏雖是既沒之人不可仍置命婦之列請命亟削封爵以嚴

懲討之典 答曰依啓

合啓柳命堅等事

合啓柳命堅兄弟向來凶亂之謀無不陰主以至今日度良之招而與黥輩和應同事之跡透露無餘絕島定配吳始復減死絕島圍置權重經減死絕島安置金泰潤減死遠配時臺啓方張請按律不允○鞫請諸臣引見入侍時知義禁金昌集言始復於成服之前既已探問服制又有有間來報之言其為情節極涉叵測度良之言雖不可盡信而其曰交結宦者每以蝕物連給於養子趙哥其交通陰廷罪不容誅上曰情跡比重經顯著減死絕島圍置

諸臣又曰重經國恤初主張論疏之說累出於彥良之招
情節之絕痛果如聖教而芽身在草土既非忝疏之人且
其上疏終無所成則須是屋下私談且彥良之言多有錯
亂亦不可信一向究問不得端緒而至於墮命則恐乖明
慎之道 上曰陞位上疏自中通同之論則雖在草土豈
有不與之理乎全無所聞之說殊極巧詐屢次刑訊蓋以
此也疏事未成既難明覈而轉相告引收殺未易減死絕
島安置○右議政申琬曰金泰潤淑正家聚會之說終無
顯發而丙子之事殊甚可疑故至於四次刑訊而終至於
死則恐有乖於明慎 上曰減死遠配

院啓睦林一等

院啓睦林一沈檀則與始復聚會依幕謀議疏事之說出
於彥良之招陰秘情節不啻狼藉請極邊遠竄依啓○又
啓曰判書吳道一則陞位上疏西人中吳道一亦為激成等
語緊出於彥良前後之招噫仙寢未冷國有巨創而怨國
不逞之徒幸其不幸陰圖不敢畜之事論其將心人得而
誅顧此道一用意詭譎持身肆悖自知不容於明時蓋嘗
陰結於凶黨今於陞位疏之論忍為慙患之說激勸罔測
之計其為情節萬萬痛惋請速寃不 允後憲府以道一
為大憲時疏護業同巫盡獄請與南柳一體勘罪配林川

後配長城尹德駿星駿尹行教朴泰昌等疏抹之○又啓
曰金春澤則罪人順命招有金春澤交奸希載妻之說暗
黥之事固難下覈而春澤以年少士子為世指目下流所
處衆惡皆歸前後妖賊之口姓名輒登如此之人不可無
懲勵之舉遠地定配依啓

府院啓 李鳳徵李命世朴萬鼎朴廷事

府院啓曰李鳳徵殯禮甫訖投進凶疏創禮外之新說欲
嘗試於今日况其疏中了無悲痛句語而下一空字其意
尤為叵測至於痰腫二字中外諸醫莫究症源而鳳徵有
何別樣聞見的斷其症耶及今呪魅之獄逆節狼藉則其

先機冒發欲為預遮之狀與知凶謀之迹透無餘地請絕
島圍置依啓○又所啓前注書李命世陳達語意絕悖至
於只見一時不是云者語逼 坤聖渠何忍以此等語加
之乎請極遠竄語逼 坤聖之賊李台佐肆然伸救請
削黜李命世依啓李台佐特命遠竄○又所啓頃年 坤
位光復彞倫復正而前輔德朴萬鼎前校理朴廷相繼投
疏或以為別立所處之宮豈稍存供奉之節或請別加名豈竊
探天意圖亂坤紀終使鳳徵之疏假托服制供奉之說請
萬鼎廷中途付處依 允

合啓南柳尹三相

兩司合啓前領中樞南九萬以按獄大臣別引議親之法假托深長之慮至以世子及宗社不安等說眩幻於三尺之外若使南九萬果有一分顧瞻之計何其營救至此之極耶大慙既寔王誅倫網遂至數敗啓日後無窮之禍致業同埋凶之憂亦不知懲復緩其獄卒至於釀成今日之禍前所謂深長慮者乃反速凶禍也向使希載早服邦憲妻妾并皆收坐則今日之變必不若是之酷尋根究源罪將誰歸 又所啓前判中樞柳尚運則尤有甚焉甲戌希載之貸死果出於自己倡說則揆矣八年何無一言必於聖母禮陟之初蒼黃悲哀之時猝然露章顯以罪首自當耶

執此以觀之則前之隱忍不過為苟且之計後之首實終難免要覲之跡請南九萬柳尚運等削奪官職門外黜送又啓曰領敦寧尹趾完不思並后之嫌遽生逼存之議其所萌心而發口極為無嚴請罷職 答曰勿煩

李益壽疏救南柳

大司諫李益壽疏略曰南九萬之於希載事慮之太遠憂之太深遽生屈法之論終為失刑之歸而細究其本情則只欲使國本安固無憂而已夫豈有一毫他意叅錯於其間哉柳尚運則以當初叅確可否之人及見南九萬又遭無限狼狽情跡難安去就宜同不得以一疏暴實請罪

攘取好題目豈萬一近似之說乎 荅曰兩臣心事予豈不獨事雖誤著心則無他執跡論人斷以護送則實非平允之道也

兩司啓李益壽

執義俞命雄司鍊魚史微獻納尹弘禹掌令尹憲柱正言黃一夏啓臣等昨伏見諫長之疏其所反覆張皇重言者無非伸救兩臣之語何其蔽於阿好之私意不覺其語意之刺謬也云云

尹德駿疏救崔錫鼎等

大司諫尹德駿疏略曰其三劄辭臣固不敢保其一二合

理其所謂妖巫賊婢親自詰問非人君之體者誠出於忠愛之意國家刑殺之治有司者存焉何必聖躬親臨然後方可謂快治之道耶殊不覺義理之必合親鞫也噫既往已無可言而前頭冀存此戒以光敦復之德姜世龜之疏語不擇發誠如聖教所謂不足賜荅則還給足矣竄之嶺海之外原情正罪之道恐不當如是希載之容貸業同之緩獄其時大臣誠不免誤事之責矣然其心斷云無他至在領府事尹趾完當初書辭實是達理此係私書不當發而罪之而合啓之辭肆為詆辱少有崖異輒皆詆斥務冀雷同轉覺破碎臣未知一國共憤之論果如是乎吳始復

權重經猶用罪疑猶輕之典至於吳道一之影鄉音不及者且以積忤所案而混置罔極之科不能究覈於房良就刑之前今日請竄何所遽也云云 荅曰疏辭未知其一二得當至於何必親鞫之說極可駭異也

朴泰昌疏救南柳

掌令朴泰昌疏略曰臣竊念前領府事南九萬前判府事柳尚運歷事屢朝一心衛國當日之舉其不出於日後身謀而出於為春宮過慮者斷可知矣恕其情而責其失夫誰曰不可而今日臺啓不少斟量以未能送慮之禍寔一併歸之於兩臣一則曰釀成一則曰禍原噫嘻為兩臣者

豈不寃甚乎况其中要覲等說尤是情外之甚者柳尚運末稍首實之章此不過與南九萬同遭罔極之言不欲分疏取以為已罪而已人之為言胡至此極且頌敦寧尹趾完當初私書固為失當而旋覺其非至於露章引咎則事過既久之後必欲追罪亦豈非過中之舉耶姜世龜之疏語固不擇原其本情則亦出於為春宮過慮而據被遠謫何罰之太重耶在昔唐肅宗時廣平王固無恙而其臣李泌固以違寧之事過疑唐宗至舉黃臺辭以諷之今我聖上曲為春宮之地靡不庸極而世龜遽敢致疑於不當疑之至謂之妄發則可矣而其情則與李泌同一過慮者

也不復推究遽竄之嶺海之外竄為聖朝惜此舉也且判書吳道一之請竄只據彥良之招而彥良自以為得聞於權重經今聞彥良之言既多虛妄重經亦為之發明云道一如有一毫干涉重經何愛於道一而甘受累次刑訊抵死不言耶既不得端緒而必以此勒成罪按直駟之於不道之科此何以服人心哉

院啓尹德駿朴泰昌

院啓前大司諫尹德駿掌令朴泰昌等相繼投疏深攻近日臺啓而前以昨年親鞫謂之不合何其言意之大謬也希載業同何等惡逆而其時按獄大臣汲口營救到今二

賊伏法之後兩臣請罪之舉實出於一國共公之論前後營救亦非一二而猶不敢謂無罪則今此德駿泰昌等之立異大論挺身分疏者已極無嚴至於姜世龜之疏語極危險其煽動疑亂之罪合被重誅而當初被譴亦涉太寬則為今日臣子者何敢發口伸救而相與和應費辭力下有若為國家深慮而枉被罪罰者然其縱恣無忌何至於此哉其在警責之道不可置而不論請前大司諫尹德駿掌令朴泰昌罷職

尹行教疏救尹趾仁崔鼎等

前獻納尹行教疏略曰尹趾仁之以伊日獄事敢請出付

外庭者以事觀之則誠為不識事機而其半夜承命或慮
吾君之倉卒有悔又恐吾君之觸冒致傷有懷無隱是其
職也而 殿下謹斥之崔錫鼎身為首相猝當慶事隱憂
深慮無所不至雖於遣辭之際未或盡當要其為春宮保
安一念炳々可質其心危苦有足悲傷新正之初特下賜
環之命日月之更人皆欽仰而雖有負犯之教又非德音
世龜不識聖意所在生疑於不當疑之事肆然成說於章
奏之間引論乖宜語失妄率而若其所憂則實在於舉國
延頸之地在 殿下惟宜加勉而已不宜施之以威怒朴
泰昌尹德駿之相繼救解寔為納君無過之至誠初無可

罪之事而論彈不已清朝言議之不中何至於此耶頃日
聖教所以開釋於筵中者責其誤而恕其心法義俱盡而
今乃請罷而允請黜而允又請遠配而不少裁抑噫 殿
下之所已知者尚且如此 殿下之所未知者尤當何恃
領敦寧府事尹趾完當初私書往復只是禮數從厚之意
露章自列又無自是己見之事到今八年之後謂為他人
之藉口倡為探本之論必欲屏逐之而後已無亦太甚自
有此事以來如李益壽尹德駿朴泰昌諸人一有崖異之
論輒遭臺斥而言臣猶以一國共公之論自諉公共之論
果如是乎

疏儒朴奎瑞定配

幼學朴奎瑞疏略曰噫國家不幸莫大之變出於宮掖之內仰惟春宮盡然傷愍然慮者庸有極哉雖以疏遠之臣區區此心固不下於三劄大臣矣雖然不敢以此輒為爭執於聖斷之下者蓋有義理存焉大行 王妃於 殿下有齊體之重而其於春宮及今日臣子果有異於漢文之長陵乎此義至嚴此理甚明 殿下果能斷然行之而已春宮則涕泣傷痛已而羣臣則不可不奉承而處愛之道寧有他哉向使 殿下用諸臣言遂寢成命使之自如則左右不逞之徒安知無繼作者而萬一有上躬不安之慮

三劄大臣何以償罪也臣直古直臣朴閻之孫也云云
府啓朴奎瑞為名者獨上一疏辭語凶悖怪鬼之輩不可不嚴懲請速配 上依允○噫老少之論始於壬戌重瑛之獄判於甲戌希載之獄激於辛巳巫盡之獄至於辛壬而極矣一毫之差千里之謬詎不懼哉

南九萬柳尚運中道付處

壬午二十八年正月丙子合啓國賊希載之罪惡天地神人之所共憤甲戌初鞠廳下教既發其情節則其時按獄大臣只當奉承 聖旨舉行王法而已別生異議於春秋大經之外乃以深長慮三字反復營護令倫常大慙偃息八

載之間王綱一壞凶變百出而業同埋凶之變又從而屈法緩解至於宮掖之變媒孽於逆堅之家若使希載早服邦刑則今日國家之患豈至此境到今日討快行巨惡顯戮則前日當事之大臣勿論有情無情其貽禍國家之罪決不可削黜而止削黜罪人柳尚運乃於國哀悲違之初猝然露章便以容護希載之罪引以自當向使柳尚運果若首倡則舉國公議齊攻首相之時何獨無一言而已過八年之後始乃自倡耶其心所在實未可知至業同獄事自有春秋大法而周遞緩解至發感激之謝其所干犯非止於誤事而已削黜之罰不足以懲其罪請削黜罪人

南九萬柳尚運付處

荅曰依啓

疏儒任敝定配

幼學任敝疏略噫中宮為正母禧嬪為私親則遭此罔極之變尤有所罔極之變者獨我世子情勢慘然也為今日殿下之道罪其罪法其法而十分慰諭以安世子罔極之情勢為今日臣子之道亦當奉承 聖教以伸討復之大義繼以慰安世子之說至誠陳戒則君臣上下各得其宜今也不然必曰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世子之心若以世子之心惻然於正母之被殺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跡雖似獻忠於世子而其實未免為歸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又

曰要一時之專局幸國家之不幸者如此之輩決非士君子之用心而何 殿下信之深而用之專也此己巳之謬所以作也至於丙子之變謂之深長慮必欲掩護者大臣而大臣之言細之者誰也既於己巳而副其謀又於丙子而掩其罪故其奸謀凶計少無懲戢畢竟使至聖之元妃不保其天年則古人所謂我雖不殺由我而死者 殿下於今日豈無是心又曰禧嬪之戕中宮何等大變而不為之告宗廟而頌臣民乎又曰咀咒之變々之暗昧者故地愈遠則聞之者愈失其真歲愈久則疑之者愈信其偽目今領儒柳沆者聞之謬而至於疑々之甚而至於投疏則

臣未知八域之內如柳沆之間之謬者凡幾人疑之甚者亦幾人數月之內猶尚如此况於幾年之後乎云々
修拙李坦所啓令此任敬為名者投一怪疏一呈再呈至於上徹觀其疏意則以 殿下處分猶以為未盡有若此外法典更有可加者然其遂探上意疑惑人心之狀極其痛惋其疏則 聖上即令還給固知 聖意之深惡痛斥而但其罪狀不可如此而止宜罪其人以杜日後亂言之弊云々○校理李觀命曰李坦之言既已詳陳臣不必更贅而任敬之疏極為恠妄矣若大閔國體而朝家之所未及行則雖在韋布或可陳疏而此處分已定之後么麼儒

生以胡亂之說恣意論列不加顧藉有若以 殿下處分
有所未盡者然不可不罪矣 上曰處分已定後乃以胡
辭亂說如是投瓠極其怪妄儒臣所達是矣定配可也

徐宗泰啓救南九萬尹趾完柳尚運

大司憲徐宗泰啓曰臣於三大臣合啓竊有所慨然者南
九萬頃按重獄誠有誤錯之失而茅觀其平素樹立不以
禍福而易心究其本心則斷_二為國家深憂過慮而已今
乃追究其罪不少推源當日之心罪律層加乃至於請竄
果是出於平心論事之意乎尹趾完請罪之啓既歸失實
猶論之不一今日臺閣可謂准意所欲矣柳尚運於臣為

五寸叔臣何敢與間請罪之論曾聞柳尚運以叅涉獄事
之故心懷不安頃年即具自列之疏雖未果上而卿宰有
見其疏章草者今日至以為心跡見疑噫嘻稍有人心者
必不忍為此今日世道可謂險且薄矣 答曰勿辭退待
物論

府啓

憲府啓今此三大臣論罪之啓所執者義理所爭者公法
凡在執法之列者安敢有異議於其間而營護之論前後
迭出彼新進浮薄之輩固不足責而位在卿列職在風憲
之人而相繼引避沮撓大論寧以此得罪於公議終不忍

忝涉於此啓其護私黨輕朝廷之罪不可置而不論請前
大司憲徐文裕趙尚愚徐宗泰並命罷職 答曰依啓

尹趾善疏救南九萬柳尚運

領中樞府事尹趾善疏略南九萬憂國苦心愛君忠節未
之古人亦未易得其危言謹論之有補世道者固非一二而
殿下獨不記戊辰筵對之語乎事涉危疑重觸天怒北竄
荒裔九死靡悔 殿下今若追加深究則必有惕然興感於失
王之言矣噫一心為國不以利害禍福為意者即南九
萬之平日所樹立而今之所被罪名一反於是豈非天下
之至究乎柳尚運首罪之疏蓋於赴哭國哀之日即聞時

議紛鬧並咎南九萬退而自列不欲獨免心跡皎然無覺
可知而前後言者疑之攻之無所不至臣竊愍之 答曰
今茲罪大臣豈有他哉一誤再誤所誤既大而畢竟禍變
前古所無則一番譴責烏可已也

府啓南柳遠竄

憲府啓中途付處罪人南九萬柳尚運俱以當國大臣壞
倫護賊之罪前後一貫南九萬則申庇希載柳尚運則輕
釋盜賊以啓日後無窮之禍使今日變故至於此酷究其
禍根實由於兩臣之釀成彞倫之斃絕義理之晦塞已不
可論而至於首實之疏手脚盡露十日難掩臣民之痛愈

切神人之憤莫淺目今希載業同俱以伏法之後當時首倡營護之人不可以曾在大臣之列律止於付處請南九萬柳尚運並命速竄又啓金春澤交騙希載之妻傳說狼藉於尹賊之招希載已斃證援無憑故律至於速配則不可輕議疏釋而到配未幾遽下寬釋之命公議愈激請還收金春澤放送之命云云

特放姜世龜

六月 上曰姜世龜疏語可駭故因臺啓速竄矣既已經年罰已行矣特為放送府啓請寢姜世龜放送之命
答不允

尹星駿疏

修拙尹星駿疏略曰日昨姜世龜放釋之命出於特教皆以為聖德事而還收之請發於臺席噫嘻甚矣天地包容之德不思所以將順奉揚反為此刻深之舉其意未可曉也當初世龜之陳疏要其致意都在於為貳極一死白首顧齡赤心可質實是忠愛中流出者也 聖明之所以放赦於經歲之後者豈為世龜一身哉仰惟 聖明之於春宮慈愛至樂澌洩其所以保護之慰安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則聖念所及可以體想矣而似此矯激之論從傷遮欄實非平允之道也云云

李東彥疏

正言李東彥疏略曰：去年大慶分時，為宗社為世子之教，十行絲綸，丁寧懇惻，而惟彼姜世龜，獨何悖心，剏出妖惡，不祥之言，上以動君父，下以惑羣聽，甚至赤子入井之說，曹叡射鹿之諭，肆然疑問於聖朝，止慈之仁，此豈臣子所忍道所忍聞者哉！臺章請竄，可見公議特教，放還殊涉太遽，則一時反汗之請，臺體則然而尹星駿挺身營救，攻斥臺閣，至以赤心可質為貳極一死等語，力譖世龜，不思將順從，偏遮欄等語，譏詆臺閣，豈真為世龜地哉！實欲陰濟其傾陷之計也。噫！為貳極願死之心，獨以獎誦世龜，則豈

謂世龜獨有是心，而他人無有哉！子母鹿等說，妖惑甚矣，而反謂之赤心可質，則為今日臣子者，必為此不忍聞之言，脅持君父，然後方可謂之赤心歟。

科獄

八月忠州幼學崔世鑑上疏曰：今春謁聖之後，一國喧藉，皆以為一榜俱是考官之私親。洪禹瑞之於洪受憲，趙道彬之於趙泰來，任墜之於李畬，皆三寸親也。李穰之於李晚成，洪受憲閔鎮厚，皆三寸親也。金萬謹即李思永，皆也。韓永祚即金鎮龜，鎮圭之四寸也。洪萬迪亦權世恒之四寸也。李海之於金鎮龜，閔鎮厚，皆姻婭也。俱以考官之至

親全據一榜無者官親嫌者惟李希泰云向者李鼎命之
為相科柳鳳輝之忝庭試不過一人之得參而羣議譁然
以至拔榜至如此科皆是考官之私親而為 殿下耳目
者不敢以聞將使 主上孤立於上權勢盡移於下云々
傳曰觀此崔世鎰之疏一篇精神不在於罷榜而專在於
熒惑天聽傾陷朝廷之計豈料造意危險一至於此哉况
試紙用奸云者與尹星駿疏一串貫來則此豈一鄉儒所
可獨辦耶至以孤立於上盡移於下雖悔何及等語肆啓
極為可駭○上初命定配因臺啓嚴訊○刑曹崔世鎰刑
問十六度納招京居進士朴斗山謂矣身曰今番謁聖科

入格之人雖是應為科舉之人九人中八人既考官之至
親故用情之跡雖無的證人言藉甚汝若陳疏則 批答
必不嚴峻矣身答曰如是陳疏之事鄉儒豈能為之乎斗
山切責而還矣身八月入京往斗山家則其夜斗山出示
已搆之疏草矣身問之曰此疏與人相議為之乎斗山答
云果與切親人韓配周俞命咸李世珣相議則三人皆以
為好矣身又問製疏之人則渠自搆掇使矣身呈於政院矣
身信聽斗山之教誨妥為陳疏直是迷劣所致云々○刑曹
進士朴斗山供今春謁聖科之時正草用奸之語喧藉
於打印之際試取不公之說狼藉於合考之時及其出榜

也一榜諸人果皆考官之至親也雖使考官各擇舉其子
茅篔以加此八路章甫聚首相駭曰此何故也或欲伏地
齊額或欲遮輦直訖矣回臺蒼黃之際此計雖未及遂而
衆心鬱拂愈久愈激京外大小士庶陳章欲達不謀而同
矣身亦豈不欲以此一暴戾茅其諸考官及衆榜人或有
一家親族或連姻世好牽掣於私情咨且不發日者忠州
幼學崔世鎰忽然來見曰吾以此科之事欲陳一疏而鄉
谷之文短於疏章昧於體例君其為我草一疏本否矣身
既知此疏之必不可無且許此人之慷慨憂世果構成此
疏以給世鎰云々○刑曹啓曰崔世鎰全羅道長興府朴

斗山慶尚道梁山郡流三千里依回啓

丹妃

十月冊金氏為王妃○判尹李寅攀疏曰臣聞匡衡之言
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而天命正蓋云著代之道謹始之義不可苟焉也又况王
家大婚事體尤重孔子所謂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重者也如有一毫不合於禮則豈不
有歎於聖訓而貽譏於有識者乎目今仁顯王妃初暮甫
過未及改月而再揀擇已定都監方設臣竊以為太遽也
謹按經國大典婚嫁條云妻亡者三年改娶又按儀禮子

夏傳云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疏曰雖為妻期而除然必三年乃娶蓋妻移天齊體與己同奉宗廟為萬世主故聖人之制禮為之暮服而名雖暮服又具練祥禫於其間略存三年之體推此義也其必三年而方許改娶者豈偶然哉是以宣仁兩朝皆於三年之後始行嘉禮洪惟祖宗率禮無愆之盛德度越百王者亦可見矣今考之邦制稽之古禮又證之以祖宗朝故事則今日之舉果亦合於禮乎然有一焉或繼嗣未成父母有命則雖違禮制猶有說也如辛酉大婚出於萬不獲己者是也至於今日事既異於前道理亦隨而別然則不待三年先行嘉禮豈非越禮

之歸乎如曰初棟已行勢難中止仍行三棟抄選既定之後奉之別宮以待三年畢始舉縉禮亦無不可其與知其非禮斷行不顧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臣請亟下臣章博議大僚使大婚重事務歸至當合禮之至也 荅曰卿於大禮初立別意見予未可知也而茅令該曹議大臣稟處

崔錫鼎重卜金普澤疏斥

癸未二十九年正月 傳曰崔錫鼎負犯雖重被謫經年特為放釋而已特拜領議政 正言金普澤上疏曰南九萬之罪可勝言哉不信 殿下不顧大倫惟一身利害禍福是揣是度乃以白首之年上台之位首貳聖母曲護凶

逆致令希載偃息覆載縱其逆妾以售其前日謀害之餘計其禍發展轉坤輶崩裂而妖巫凶婢之獄始發於仙馭上賓之後一國含生腐心痛骨不欲共載一天而幸賴聖上神聖親發其事躬行淑問則凡百在庭靡不沫血從事而獨慄夫當日首相崔錫鼎初欲抹剛凶婢之爰辭於結按以塗人之耳目繼又連上三劄力請毋致窮究必欲掩覆其逆變沮遏其鞫事以殿下光明正大之處分直欲歸諸黯々無實之科者抑獨何心也寧使母后之讎不雪而不忍其逆節之或露鞫案之或成君臣母子之倫果安在哉其言雖藉口於慰安春宮而此又有不容其假托者

惟我殿下止慈之念固無容議為而君臣愛戴之情亦豈下於崔錫鼎哉蓋當日國家處議之道按覈凶逆與保護春宮并行而俱得雖使古人復生亦無以易此矣苟如崔錫鼎所論則必令雲香淑正之道匿凶狀違天刑然後方可合於處義之道耶夫崔錫鼎粗習經史口談義理豈真昧於君臣父子之重而惟其甘心於妖巫凶婢地者蓋有所訓致者矣何則崔錫鼎之於南九萬即古所謂傳法沙門而留以收用始復於凶黨事建請者也當聖后登遐之初始復重經鳳徽等敢生忤心踏踏窺覲自語時不可失則凡其曲護希載之南九萬請用始復之崔錫鼎其心

可知也既已聖上處分雷動風飛曩倫將由此而明是非將由此而定而南九萬當日之罪亦當在所必討之矣於是崔錫鼎之經營窺圖者只欲使獄事無成而天討不舉以全安南九萬媚合凶黨而乃敢假托於慰安春官其將誰欺亡天子嗚呼顧瞻黃扉玆帶維新回望明陵松柏淒冷聖念若及於此則不以臣言妄而有以處之者矣

朴世黨削黜

館學生洪啓迪疏略窺見判書朴世堂以拗戾之性邪狂之見挾其庸退之虛名矜其文字之小技聚徒教授取以師道自居其所以說經解義者必以務勝前人其於朱子

四書章句集註多所改易著為成說近又撰出故相臣李景奭碑文誣辱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不遺餘力有以時烈侮老成人有不祥之實受不祥之報又其銘曰行偽順非世有其人梟鳳殊性載怒載嗔不善者惡君子何病噫嘻時烈之規諷景奭所以明春秋之大義則商書所云侮老成孟子所謂不祥果可擬議於此而若以賢人君子之不幸罹禍謂之以受不祥之報則朱子之禍偽學亦由譏孫覲而然後孔子誅亂故大夫少正卯數其罪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世堂所引用實出於此前古戕賢禍國之小人豈忍以君子比之於少正卯哉使時烈而為亂政之臣

則是 孝廟之故亂也未知 孝宗十年在位所亂者何
故世堂之斥時烈豈不為上誣 孝廟之歸耶此真可以
伏侮聖醜正之罪也雖然世堂此事有所從來矣錫賊聞
生於文明之代乃敢凌轢朱子誣辱中庸卒之其洪水猛
獸之禍不止於掃經改註而已時有一種變言乃反右鑄
甚力今世堂即當日右鑄者之流派也噫時烈因其尊朱
子而斥錫終為錫黨之所戕又被周極之誣於世堂然則
世堂之誣時烈與其改朱子註說相為本末蓋非各項事
也伏願 殿下亟命收入世堂所謂四書註疏及李景奭
碑文投之水火絕其根本世堂之罪付之攸司幸甚

答曰世堂之誣聖醜正一至於此則斯文所關決難置之
令該司稟庭 禮判金鎮龜覆奏曰朱子註說明先聖之
遺旨集羣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而世堂凌蔑毀
棄宋時烈之所以窺諷景奭春秋之大義朱子之餘意而
世堂敢詆毀至此亂政大夫實斯文之大變所改註說及
相臣碑文請使世堂及景奭後孫並呈納投之水火以嚴
斥之及其註說碑文之投入也 上命朴世堂削黜

李益明疏斥洪啓迪

進士李益明等疏略曰臣等伏見館學儒生洪啓迪疏本
則張皇摭據詆誣臣師前判書朴世堂固有餘地至請以

所搯文字投之水火因付司敗論其罪狀而 殿下未及
察其情實遽令稟處該書乘機逞私醜辱層加噫啓迪輩
之所怒只在於李景奭碑文數句欲為逞憾雪恥之計而
恐其辭單理弱不能動人因世堂有經書論辨之說遂乃
掇拾於風傳之餘或截斷其首尾搜化其句字傳會其疑
似摘抉其辭語倡之改之曰某也改四書註毀朱子也則
衆心可以誑惑天聽可以眩亂欲以藉重於此而泄憤於
彼噫亦痛矣所謂通說不過於訓解異同之間而遂有劄
錄焉耳雖以我東先正臣李晃四書釋義金長生之經書
辨義句讀之間多所辨識文義異同自是古今諸賢所不

免譬諸一家之內所見雖差不害為同歸乃若世堂之論
述經義則其意常以為六經之精粗遠近無所不徧而學
者或至眩瞽迷亂未易通曉閒居窮思私自劄記數十年
于茲而名之曰通說後乃改之以思辨錄蓋取中庸慎思
明辨之義也此書論著亦數十年所矣一世縉紳之沅聞
固已耳稔而不曾有毀經侮聖之斥誠令啓迪等真是為
斯文開衛聖賢懲討則何不於論著之初登庸之時明目
張膽以卞之必待碑文搯出之後始乃竭氣奮拳踢摸索
明洗而苛論之耶無乃毀時烈之罪反有甚於侮朱子而
抑其尊師時烈之心反有加於尊朱子耶噫世堂經說固

私家篋笥中物耳抑亦未定之書世之經術學問之士自當評其得失刺其僭率而已若朝家之罪其人火其書實非此令事體之得宜也云云 傳曰還出給

金鎮圭疏對李益明

行護軍金鎮圭疏略李益明輩為世堂遊說而乃誣引先正及臣祖文元公臣長生亦為其所誣噫痛矣渠安敢爾也臣祖之道德淵源實承李珣之嫡傳而其本則出於朱子也故辨疑之書亦無非發明朱子之旨而遵守則視初立新說反背朱子者不啻相懸云云 答曰世堂毀經侮聖之罪彰著難掩而益明輩托以門徒肆然為營救之

計敢引先正欲售其眩惑而一部下疑予已省覽矣以先正平日尊信朱子之心無非出於益聞朱子本旨之意未嘗有一毫近似於世堂之所謂者則坦輩云云其誰欺乎今觀疏辭明白痛快

李履成疏為祖下証

幼學李履成疏略嗚呼丁丑之事尚忍言哉彼虜之疑怒轉深徵文甚忽 仁祖大王初命新豐府院君張維前府使趙希逸及臣祖並於一夜挫出而及入送彼中以為新豐文鄭伯牽羊等語本出諸侯相侵事又謂臣祖所挫亦甚疎略全不鋪張於是虜人督令改挫吃哮益甚時新豐

已沒上獨召臣祖面諭之曰彼以此文欲驗向背此正國家存亡所判句踐臣妾會稽而終致沼誅之績他日自強惟在於予今日之事但當於文字務中其意毋致事機轉激臣祖亦自念主辱至此不暇顧惜自身黽勉承命此乃臣祖丁丑拯文之事狀也至己亥論禮時臣祖主時王之制宋時烈主四種之說意見始少歧矣後時烈遣其子求托婚好事適不諧宋疑其不滿於己至貽書所親顯示憾恨之意而戊申先王賜臣祖几杖臣祖要侈恩之文於一時名碩亦及於時烈時烈不辭而為之曰壽而康而云其頌義忠節可謂至矣而篇末一語引擬黯黜殊不可測

己酉春臣祖上劄行朝未有奔問之人云云時烈誤認指已乃陳一疏曰如古孫從臣云云臣祖復小劄云云噫以時烈攻臣祖者觀於臣祖待時烈者則其忿悻之氣雍容之辭一見可辨矣啓迪等祖述時烈之餘論謂臣祖三田文字與孫觀之作某文相類夫宋欽之被拘虜中也雖應金人之求文實冀孫觀之不奉詔則其敢擬議於仁廟之為宗社屈已忍辱面命諄切辭氣痛迫至引句踐而諭之者耶孫觀之不體其君之本意徒貪被虜之厚餉可辭而不辭者又何得比論於臣祖當危機轉激之時遵聖朝懇測之旨迫於不得已而為之者耶夫時烈之尊慕臣祖

非臣祖搯文之前也時烈之醜詆臣祖亦非創聞其事之日也一人之身而前則尊慕敬服至擬於周公後則侵侮詆罵乃此於孫觀朱子之交人也敬慕詆罵前後相戾亦有是耶時烈之搯新豐碑文有曰尊周大義炳若日星其序李植之文曰義理之精論議之正羽翼斯文裨補世道至其搯希逸碑文則直曰其辭某文字可見所守之確也噫文字之涉於虜人則初無彼此之殊而或崇獎其大義或待之以醇儒甚至變幻其實跡反以為揚人之張本凡此陰陽其說異同其議者皆非常情之所到也至其孰梟孰鳳孰不善孰君子等語反復橫詆而夫陰戾悍猛搏

物不厭者梟之性也雍容祥和見嚇不顧者鳳之德也隨性隨品則梟鳳之分各有所歸而所謂孰不善孰君子者亦可推類而見矣前主簿金昌翕欲扶護時烈作為長書寄世堂之門人一通謄本先入太學輕薄之輩承望風旨其疏之脉絡機關罔非盡肅於昌翕之書只以昌翕文祖之論證之文正公金尚應於臣祖年輩邈然居先而其獎與稱道者至推之以斯文宗匠金壽恒事臣祖甚敬及誅臣祖首稱以先生而其辭則有曰受天間氣為國宗臣心全赤子行盡人倫根於孝友發為忠純羽儀明廷如鳳如麟一節三朝廉有緇磷臨危抗辭國耳忘身巋然喬嶷

鎮我邦人其挽詩曰身名出處兩無愆忠孝文章德業全
尚憲宗匠之稱在於丁丑十年之後其不曾以碑文一事
為疵而敬重之者此可見矣壽恒之尊尚德行贊揚名節
又如此昌翁所謂氣節疲軟意見污下有似于鄉愿規模
等語何其一二相背也昌翁初謂臣祖崔異於貞陵祔
廟之議指為一大疵及其一世紛然斥其糞實則啓迪疏
中不敢復舉乃以陵誌一款捏造為說其摭摭之跡至此
而尤無所逃矣云云

金昌協疏卞李履成

金昌協疏略臣之曾祖固與景奭世好不泛而臣父則又
以其耆旧大臣常加尊敬矣然其所謂斯文宗匠者自是
詞翰家推重之例語豈謂其道德名節粹然無疵真為儒
林之大宗師也今履成等取此一句語遂謂臣曾祖不為
其碑文事為疵者豈不可笑之甚乎其於碑文事雖未嘗
明有指斥而意思所存有可以一事推知者臣曾祖嘗撰
故相臣李廷龜碑而囑其家子茅曰慎毋使三田碑書寫
人書之夫於寫碑者猶不欲溷人墓石况於作碑之人而
不以為疵乎其後李家令景奭書其碑則臣父兄弟嘗歎
曰先祖意思如彼而却令作文人書之豈不可恨履成等
所引挽誄稱道之語誠有之矣然挽誄之文主於稱美其

體容非如平居尚論隨事譏貶者不能盡同臣父之於景
奭其所補三朝一節身名無愆者亦以其居家孝謹立朝
忠懇為一時賢宰相而已履成等乃以是謂其尊尚悅服
泠然無間而欲使為後人者無敢容咏於其言行得失則
亦過矣

金三淵昌翁與李德壽書曰有人來言西溪以嘗之聞
人比尤翁夫老翁之處軒相者自有說話論其氣節之
疲軟則極力揄揚乎三田頌功之文論其意見之污下
則強生涯異於神德 附廟之議是固不為人意而又以
無疵無譽依倚有似乎鄉愚規模故攻之尤力不敢假

以辭色云云朴世堂早登科有文名出入玉堂忽謝官
退處於東郊樓院時世堂當通銓郎而時任銓郎以世
堂行檢不足薄之不薦世堂以此發怒遂不復仕云其
後其子泰輔節死於己巳之變世堂既自處以為急流勇
退其子又節義卓然以此世堂於自中聲望漸高及
門請學者頗多世堂素喜異端隱怪之學常註釋南華
經判行於世且善於科場文字所以教授者專用此等
書門徒多有決科者而皆無學識之可言晚年乃抹去
四書大註而自改之全背朱子本旨名曰思卞錄每評
之曰朱說非閒或曰朱說是以授其徒又撰故相李景

爽碑文而以先正宋時烈嘗因景爽撰三田碑有侵斥
語文中侈辱時烈殊甚館學儒生洪啓迪等上章卞論
上優批命世堂付處中道叅判李寅燁疏救世堂而本
事則不敢提論只曰世堂乃恭輔之父退居田野老病
將死乞蒙寬貸 上遂還收前旨仍命依儒疏所論自
玉堂取其思卞錄逐條卞破玉堂官李觀命權尚游議
于遂庵權尚厦農巖金昌協卞論以進世堂又以古禮
有卒哭不復饋食於下室之文遺戒其子廢三年自祭
世堂既死其子依其言廢之其門徒亦有從而廢祭者
臺諫金萬謹上疏論之疏中多忤旨 上怒甚不及省

禮判閔鎮周以為古禮雖有此文朱子既有定論且是
時王之制則無端廢闕有閔風教陳達筵中作為令甲

以禁之

丹巖
記事

大報始末

甲申三十年三月 上教曰我國之得有今日莫非神皇
恩德厚澤深恩無地酬報予心感慨功矣邢玠楊鎬以東
征帥臣亦有祠宇而尚無為神皇建廟之事先正臣宋時
烈曾有是意而欲以斥和三臣從享廟庭矣此事何如諸臣
皆以國家建廟禮節事勢難便不可輕議為答仍令問議
于諸大臣及儒臣

顯廟朝有進士李重明者上疏乞立神宗皇帝廟上下
其事朝議不一故卒不行然上意則以為是故即官其
人愚嘗謂早晚有成我考考當配侑而彼三臣者亦宜
從享廟庭也

九卷集三
學士傳

傳曰今歲是皇朝淪沒之回甲一倍愴懷欲於城北別築
一壇以為毅皇安靈之所大臣儒臣其各收議遂以三月
十九日先祭毅皇於後苑潔地是冬又命有司建廟禁苑
後屏處諸議以為建廟終不便遂定以設壇

翌年三月壇成名曰大報 上親臨將事教曰今晚祇
謁皇壇載舉殷禮幾年經營竟遂至願事勢所拘雖未

準意此固可幸也將事之際恍若玉輅東巡獲近耿光
予懷惻愴自發吟咏嗟爾銀臺玉署秉筆之臣其各和
進御製詩曰大報壇成筆記親時維蚤月屬和春衣冠
濟二班行造鍾管璫二禮數陳昔被隆恩銘在肺今瞻
神座淚沾巾追惟豈但微誠寓功願寧陵雅志遵 英
宗已已增奉太祖皇帝及神宗皇帝以太祖賜國豨神
皇東援故也

請上尊豨

乙酉三十一年二月益山幼學蘓德暉上疏稱上功德請
上尊豨 答曰嗚呼予否德忝位以來天怒於上饑饉荐

臻民怨於下而倒懸莫解加以朝無和靖之望國有泮
渙之勢夙夜憂懼因知攸濟矣前後草野之疏請出於萬
意慮之外每聞此言只增愧恧寢食不安也昨年禮判金
鎮龜以此事有所陳稟而竟不許即書予懷小紙矣今以
此出示者欲使羣下知予志之素定而非出於一時撓謙
也仍封下御製詩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廿九稔歲連瘴稼
穡民屢奪餽餽國事維其棘天災日又甚休提稱慶說但
自夙宵凜 王世子疏曰臣考諸前史歷代帝王已多
稱慶之說而至於我朝亦有已行之典仰惟聖上以聰明
睿智夔朝闕典畢舉惟明上天於皇祖宗默佑聖躬降之

秩二無彊之休臨御三十有二年身致太平八路寧謐黎
民安業此實前古罕有也曾前在廷之臣陳請在野之臣
相繼封章聖批鄭重終不允俞於此不勝悶菴之至噫尊
崇君父臣子之至情有不能自己也伏願 聖明俯從羣
下願望之情云云 答曰覽爾疏辭雖出於人子之至情
而但念稱慶是何等禮今日是何等時耶災異之荐臻國
勢之岌業生民之困窮因不由於涼德懍亡危懼錦玉靡
安顧予何心作此褻大之舉乎決不可從也 王世子再
疏略曰伏承 聖批上畏天戒下恤民困終不允許丁寧
開示臣於是尤不勝惶厝悶鬱之至仰惟 聖上英明出

天洞貫古今而至於禘慶一事深自撝謙臣達宵耿若
無所容而羣下之缺望者又如何也噫禘慶之禮古今行
之不啻明白則此豈出於豫大之舉而然哉况三十年治
平前史所罕水旱災異感世恒有奈何以此 聖上過執
撝謙之德以拂大同之輿情乎伏願 聖明俯察微誠快
賜允許云云 答曰日昨之批非出撝謙須勿強請以安
予心 王子延初君與宗室二品以上聯名上疏略曰伏
惟我 殿下以上聖之姿統承丕緒于今三十有一載矣
敬奉宗社而聖孝著仁撫黎元而人心悅間或有水旱饑
饉之災而夙夜憂勤若恫在己東土含生之類咸被其澤

各安其所此實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臣等攷諸往牒
叅以時事禘慶之舉斷不可少緩而伏見日昨王世子瀝
血陳章辭旨懇摯誠孝之出有足以感動神人舉國臣民
莫不忭欣鼓舞思見盛禮之亟舉伏願亟從王世子肝膈
之懇以副臣民顙望之忱云云 答曰予以無德遭茲多
艱恒切憂懼不遑寧處萬不敢當之請前後繼之只自
慚慙無以為諭決不可允從也 王世子三疏略曰伏以
臣再上疏章冀蒙照燭而天聽邈然至以須勿強請以安
予心為教臣徬徨悶塞益無所容措噫人之所欲天必從
之仰惟聖上以天地之仁日月之明猶不察其至情遂其

忠懇此罔不由於臣之誠意淺薄不能感回天心而然也
臣雖至愚豈不知一向頌瀆之為未安而至情所激不能
自外於仁覆之天伏乞 聖明速許允俞上以慰祖宗默
佑之靈下以答臣民顯若之望云云 答曰前後䟽請已
諭予意斷無允從之意○判中樞徐文重平川君申琬左
議政李畬右議政李濡等請遵中宣兩朝已行之禮稱慶
陳賀 答曰日昨草野之䟽以此事陳請也竭所蘊而諭
之仍以頃年書懷者出示夫詩言志苟有一毫勉從之意
則必無此述作雖有述作必不頒示羣臣矣 王世子三
䟽懇請而又不許矣卿等於此可想予志之牢定而猶且

陳請不已竊自愧情志之不孚也且啓辭中所引 中宣
兩朝事尤有所萬二不敢當者惟我聖祖業屢中興功存
社稷而以予小子之薄德猥自尊大安而受之則古今天下
寧有是理自有此請以來忘寢與食殆不自定而今日
上天之示警亦安知不由於此耶卿等體予肝膈之言亟
停無益之請使予心少安○三月大雪下教曰自古災異
之作皆由於人事之失而莫非上天仁愛之心也遇災而
不知自省則禍亂隨之可不惧哉迺茲正當季春之月陽
氣發洩句萌盡達而大雪彌日天氣寒凜春行冬令其應
不可夙夜憂惧若涉春冰反躬修省之不暇而筭念目今

切急之憂莫大於朝論之渙裂前後勅勵出於至誠而積
痼救藥未易予甚悶然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則此非望
之於羣下也論事之際各執公心可否相濟而痛祛傾軋
之習則朝著和靖矣咨爾臣僚務盡寅恤少答天譴

李塾遠竄南九萬罷職

儒生權以平上疏論南九萬等之罪大司憲李塾請對入
侍請罪以平至有名義為穿之語 上特命塾遠竄又罷
南九萬職仍召右副承旨閔鎮遠而語之故鎮遠曰塾之
遠竄似過重曾以得罪名義被罪既已收叙今又仍塾言
而罷職則有同怒甲移乙為未安矣 上不從曰此非移

怒之比提防不嚴如塾輩敢發此言義理晦塞不可不更
為罷職矣仍教曰將欲親行酌獻禮於敬寧殿矣仁顯俄
而親製祭文而下有曰積痛少伸義理猶晦世道至此寧
不惋慨云云二奏御文字有書禧嬪字者則 上必責罰之
曰罪人何敢書其號乎

傳禪還水

十月 上於藥院之批盛言火證之沈痼仍曰凡人死生
之際孰無顧惜之意若不遵依祖宗朝故事閑居調養則
實有難言之慮予有此意久矣而今日益決矣玉堂大臣
請對只命書入所懷大小公事并命留院下教曰受禪國

之大事其令禮官節目舉行 王世子疏曰臣以萬
不肖叨冒貳極夙夜憂悶矣伏見備忘記實是臣子不忍
聞之教臣驚惶煎泣直欲無生噫知子知臣莫如君父臣
之無狀豈以 殿下之明有所不獨仰惟我 殿下春秋
方盛治化方隆而今因一時之違豫遽下罔極之教臣席
蓐天門冒萬死更暴伏願 聖慈更加三思亟收下故院
之教云云 答曰疏語雖懇予志已決斷無允從之理也
判中樞徐文重崔錫鼎平川君申琬右議政李濡啓曰伏
見備忘記臣等聚首錯愕罔知所措惟我 聖上春秋未
到倦勤之時調候漸臻康復之境雖火熱上升之氣願神

養性自有清恭之福而遽下居閒調養之教繼又有節目
舉行之命非徒臣等之惶罔極一國萬姓莫不失色而
缺聖矣雖以祖宗朝故事言之太宗禪位之日聖壽五十
有二世宗受禪之年已至於二十二我 殿下既未及
太宗之年春宮又未及 世宗之歲則今茲 聖教豈不
有乖於遵祖宗故事之意耶 答曰噫今日此舉實出於
萬不獲已豈樂為之哉夫火之為證崇於他病而逐年增
加反覆沈痼若不決然居閑瀕養精神則實有難言之憂今
日此教亦云晚矣君臣猶父子何語可隱今茲禪位凡再
草薈而再焚薈蓋世子年幼有所遲待故也今則世子既

長成予之火證漸就難醫強以行之必有後悔欲專意調
養則有妨公務到此地頭釋位之外更無他道此非特一
身而已乃所以為國事也不然何苦而脫屣千乘乎所引
祖宗朝故事有所不然者使予無沈痼之疾雖過知命之
年不必禪位豈以年歲之早晚為言哉○大臣率百官伏
閣啓辭 荅曰予則本無治心之功而常見士夫之多魚
劇務者必致傷敗此亦無治心之功而然耶凡疾病最難
治者火證也積歲沈痼肌膚銷鑠終得全安者未之聞也
予則實有死生之憂而卿等之言若是其悠泛反疑予之
過慮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寧有如許道理耶○荅王世

子再疏曰昨者之批已諭予意矣○大臣及三司正卿請
對 上引見諸臣縷々陳達曰今夜使之登對故冀有一
分感回之道矣更鼓已深俞音邈然舉切悶鬱矣 上曰
他事可從此則決難從矣大小公事留院者當此大無之
年八路民事可慮其中緊閑啓則入之可也民事不可須
臆忘也趙泰未曰公事難有入之之教誰可入之誰可回
啓乎承旨許垚曰雖公事之積滯者不賜允俞之前何等
臣子留意於公事乎仍垂泣吞聲曰 世子吾君之子也
固當事之而殿下春秋今幾許年紀而遽欲遠羣臣羣臣
之事 殿下亦幾許年紀而豈忍一朝棄殿下乎大臣三

司從而力請 上終不允許 王世子三疏入啓後仍伏
閣○翌日 上引大臣三司正卿政院 上曰斷不可聽
之事連日如是心甚不安更望卿等之體諒焉大臣以下
以速賜收還之意縷々陳請 上曰今者此舉實出於萬
不獲已也予固無德澤加於民而昨今上自股肱輔弼下
至軍民耆老至誠陳請不忍棄予分義雖曰截然豈無感
動之意乎感動之極不覺淚下即令賑民方急不得不勉
從大臣合辭曰 聖教如此宗社臣民之福也諸臣一時
感泣 荅王世子三疏爾之情事之不可不念大小臣僚
之積城終不可孤也故茲以勉從矣翌日王世子百官陳

賀

宋婺源逵配

丙戌三十二年二月享皇壇領相崔錫鼎將攝事儒生宋
婺源疏錫鼎之祖主和媚虜渠則受來慢書辱國壇社尊
享不可攝事 上怒逵配婺源修撰趙泰一疏曰婺源春
澤之妹婿疏下姓金名澤皆其子侄此其叔侄所主張假
托大義疑亂至此宜投四裔云云其叔金鎮圭其侄金春
澤並遠配婺源即尤庵之曾孫也

翰林溥

六月儒生林溥等疏略伏念左替成尹拯學業實由於家

庭高趣不介於爵祿豈有果忘之心避榮辭尊實緣時世之險也君子進退固在誠禮而賢者行藏又觀時勢曾前徵召非不誠矣而山野避迹終不負然意者時勢之相違而其操之不變耶試觀今世此果何時倫常之教敗臣民之憤鬱斯極請略陳時事以實厥由嗚呼 殿下卽隆多年晚慶元嗣冲年儲位夙著仁聲主器之重神人俱依宗社之望臣庶同然而越自誕生之後一種陰邪之徒隱有不利之心及至辛巳謀害東宮之說發於罪人尹姓之招以其時鞠廳拔去四字歸諸亂招掩匿不達此誠何意而是可忍為乎斯言一出遐邇騰藉傳播之說尚不虛謬則

安知謀害於始者不為肆凶於終也安知掩匿於前者不為窮發於後乎輿情之憤鬱已極而衆人之危懼亦甚噫嘻痛哉此何世道繼之以任敬之悖疏再入朴奎瑞之凶書又進崔重泰之陰慝金鎮圭之慢蔑前唱後和罔有斯極大倫大義已至於掃地免跡凶心潛極於滔天而克審克察天獨無階慷慨之士徒切憂憤之心操守之賢益固長性之計豈能以今日之時勢致斯世之儒賢乎若能覈凶除惡正倫明義破陰凶之肝膽洩憤鬱之輿情殺消於前星禍絕於後日則國體永固邦基咸寧而萬姓多忭八域同賀于斯時也則彈冠而慶拂衣而善自無賁趾之念

舉功延頸之望雖州野微賤之士猶有棄征之志矧朝家禮遇之賢獨無贊襄之意乎云云 傳曰今見林溥等疏辭用意無狀隱有不利之心云者尤極凶險乞還之請不過假托之說也誠可痛心如此之輩不可不懲治疏頭林溥定配此疏還給

金昌集疏下

右議政金昌集待命後上疏曰林溥疏所謂尹姓人當時尹順命也順命訊問時以為希載誘書中盛言其妻奸惡之狀仍謂其妻與金春澤等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害我身渠若殺我則於 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之

人何不禁斲云云此不過希載憤嫉其妻之辭無關於獄事肯繁故問郎不曾一 載錄實非有意拔之也同義禁柳之發一日自外入來言外間有言罔測之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鞫廳不問委官以下聞而驚駭以為必因順命之言有此訛傳所聞如此則不可不一番重問翌日使順命悉討昨日所言而竟無彷彿於外間所云者其間事狀不過如此云云

攷異林疏意在禍老論老論問曰設鞫究問洞覈虛妄然後吾輩可以容跡於朝端免禍於他日至云少論若不鞫問是毆老論於危禍也於是持平鄭栻啓請設鞫

上從之當初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當
結案取招大言曰矣身之前後納招金春澤教我如是
納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按事者不錄其事又
有流言順命招有渠若殺我於 世子亦豈好耶其問
郎呂必重等招不載錄又有凶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鞠
廳置而不問○林溥鞠問時其時問郎亦為拿鞠林溥
刑一次不服七月朴恭春姜履相施威次承服呂必重
刑第十八度承服林溥招所謂不利之心諉以啟奎瑞
之流以為初無不利之心後豈有若許之疏謀害四字
則聞於呂必重云必重履相謀害四字初無所聞之

者只是不好二字為供刑推廢不好為亦害又變亦害
謀害及李聖肇供出而又以為履相自謂間謀害之言
於渠故無他證左發明無路始乃承款而猶不能自信云履
相忠州必重安州定配俞彥明李聖肇削職林溥黑山
島減死定配金春澤濟州定配

進宴

八月 上坐於法殿世子奉觴獻壽前歲羣臣以 上之
卽位三十年請上徽號進宴陳賀上不許世子又上章陳
請大臣屢請不已只許陳賀進宴至是行禮 九月行老
人宴於景福宮與宴者一百五十人行優老之典士族八

十常漢九十已上加資婦人賜牛肉耆老諸臣二品以上別賜衣資米肉三品以下賜米肉○知經筵閔鎮厚言頃有女樂事令該曹稟處之教法宴不當用淫聲邪色請依世祖朝舊例勿用女樂永為定式以為後孫之法上曰所達誠是自今永式勿用

鞠李潛

幼學李潛疏略往在戊辰元良誕降萬世無疆之休禮舉諭教宜無不盡來時烈之以儒為名者乃有姑徐之言何也及乎壺位有慶當事之臣不能遵導回天遂使聖明之主有過中急遽之舉其身不死於戕其禍尚延於國可勝

痛哉逮夫壺位既復之後乃有春澤者敢自以為功公肆沾汚於日月之更國人皆曰可殺而曾不少懲益肆愆患希載之妻必與之奸淫而綢繆為其色而然耶抑有他意耶其黨東房不敢全沒至於論配則殿下亦豈不獨之耶張氏賜盡諸張繼族則宜無夏問而猶有名義名義云爾者是將欲置於何地耶去歲金鎮圭疏論進宴之非春宮經罔極之慶處畏約之地適當千載之會親楊萬壽之慶疑懼可釋譏議可沮而鎮圭者賈勇務勝不顧分義前冬自上禪位之命莫知聖念所在而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視膳之暇參決庶務固不害於禮意而乃當伏閣

之際軍門之傳令京兆之甘結八道之行會連夜紛攘有
若燃眉之急迫在瞬息者軍校民庶充溢深嚴之地恰似
古所謂兵鍊者然向使 殿下不反汗旬日則離合之危
機果如順命等所云云耶順命者殿下不以其兄之故而
屢如寵擢則遂與匪人結為心腹敢以離合等說隱然恐
動尚可謂 殿下之臣乎敬奎端之徒又復闖發其意無
奈何於春宮者而春澤之黨掩護周遮獨使姜世龜之忠
抱宛於窮荒之下者誰也至於兩台并遷三劄久屈骨鯁
孤忠濱死炎徼冥鴻高蹈反罹魚網無非構扇危亂之階
要其歸則左右前後莫不向刃於春宮而 殿下猶未知

覺耶乃者林溥之疏實出宗社大計趙恭永之名門世胄
義同休戚者從前力擊公肆詆辱閔鎮厚之戚聯肺腑恩
猶骨肉者繼後請罪不有國言此皆蔽於私意自棄其身
者也春澤既結戚里威制一世順命實左右之春宮之於
春澤必無兩立之義臣以為春澤不誅順命不竄則國之
不亡未可知也云云 傳曰今觀李潛之疏盡驅在廷諸
臣於逆惡之科造意淫凶遣辭叵測決非一人之所自為
若不快施典刑嚴鞫得情則其流之禍必至於亡人國而
後已又曰治溥不嚴踵有潛疏命親鞫潛願告國家大事
云辭縛問之則其大事春澤交奸希載妻不忍聞之說也

半吐半說受三次刑而不服遂命更鞠溥等時議亦欲深治朝士多被引連獄官匡調上下平停之獄不延蔓溥杖死潛亦杖死林浣者溥之兄也亦拿問以聞於朴泰春為供泰春者即問事郎廳泰淳之弟也及拿問履相等以為前招出於誣服云○鞠廳啓曰必重言根之人今以不聞於順命不傳於履相再招三招明白納供履相以傳聞於必重之人其所謂傳於朴泰春者自歸捏造捏造傳播不出姜呂之外而必重西廳耳語出於其口入於履相之耳似無證左可憑以顯於外面者觀之林溥拿問時胎紙札所謂信姜臺過傳之說不信吾言者可見其不言於溥

之實狀果使必重真聞其言於順命真傳其說於履相則有何顧藉於金春澤自初不為明白痛言乃崎嶇說去如此哉○呂必重邊配姜履相極邊定配林泓減死絕島定配○先是辛巳鞠獄時希載四寸尹順命臨刑亂招以為希載嘗有彥書於渠謂其妻與金春澤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殺我若殺我則於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者何不禁斲乎云○問郎呂必重以其亂招故不為載錄而傳言於他問郎姜履相姜履相大播之謂罪人發告區言而鞠廳無端不錄其後鞠坐同義禁柳之發言於諸堂上曰外間有如此說此何故也委官李世白大驚曰當請拿

當日問郎窮數也必重在前面色如土判義禁李奮素仁
弱力挽之世白慨然曰吾則者將死矣恐諸公異日悔無
及也遂於更訊順命時使之實陳前指所告一一載錄而
其日則無豈好云二語矣至是其時叅鞠諸臣申琬李奮
金昌集俱登台司為上嚮用世白之子宜顯亦出入要津
少論乃為媚嫉嫁禍之計聚不逞之徒稱儒疏溥為首請
召尹拯羽翼春宮仍言辛巳獄有春澤謀害春宮語而獄
官掩匿上命設鞠究覈虛實前後諸問郎并被拿事在六
七年前人皆茫昧且勁勦失措無明白陳下者叅判李光
迪以其時同義禁上疏言全無是事金昌集亦上疏備陳

實狀於是少論以昌集疏謂之自服委官崔錫鼎極意鍛
鍊以豈好及謀害捏合成案遂罷琬等職然是時老少論
叅錯在朝互相按獄故必重履相亦皆屢被刑訊遠謫終
身溥與二兄浣泓俱死於杖下歲餘獄始竟李潛者故叅
判夏鎮南人之子也繼溥獨疏如溥言而至以今日廷臣
無非向刃春宮為言 上親鞫杖斃焉

丹巖
記事

金昌集疏

丁亥三十三年左議政金昌集疏曰辛巳鞠事外間危言
無所不至前年溥疏果出大抵溥疏醞釀蓋久固非一二
人所為如必重履相何足言哉其中朴春春乃臣至親推

助傾陷人心危險至於此云○又疏曰伏見領議政崔錫鼎之疏下臣之辭尤為深惜臣於昨年溥疏之出也首陳一疏蓋臣之所聞於順命者只是豈好之語此與溥疏中二字輕重相懸其時只循例取供而已蓋勿論其好不好以此言傳之於履相者必重也敷衍而曾益之以疑亂聽聞者履相也及其供對履相則曰不好必重則曰有好底事與臣疏所謂豈好者略相似而語脉意勢實有輕重之別其為出於禍心則一也上年八月請對時領相曰不好與不利何間乎不利則乃有害也夫不利二字本出管蔡之言今乃謂不好與不利無間而又以有害釋其意

其異於溥疏者幾希云云

崇政門朝參

戊子三十四年正月 上御崇政門行朝參禮領議政崔錫鼎左議政李儒右議政徐宗泰請堅定聖意責勵羣工仍陳朋黨之弊 上曰大臣勸戒之言出於憂愛固當體念而卽今論議乖異朝著潰裂是予不能建極之致而諸臣亦皆惕念勿論彼此隨才調用明其是非恢張公道則自臻蕩平之域宗泰引張栻好惡公天下之理信任防一己之偏言縷陳戒 上嘉納之

崔錫鼎削黜類編燒火

己丑三十五年秋領議政崔錫鼎丙子主和人鳴吉之孫也。以斗筭之器挾文黑之枝善諛佞喜自用前後九拜相秉軸幾十數年矣。以禮記多錯簡闕文遂分章裂句各以類彙頗便於考閱。而其中庸學章句亦擅自割斷背馳朱子請付藝閣剗削。又請進講。上許之。繞印出司鍊李觀命具疏將論。適擢拜承旨。仍以前疏上之。太學生金在魯等將陳疏。打破泮中居齋儒生之黨於錫鼎而立異於疏論。論者多被黜齋。適值殿講儒生其數甚少。上納承旨李師尚訐告語。下嚴教。但令解罰。在魯等空館而出。特命停舉李秉鼎。繼在魯空館。以在魯未徹之疏書納於所懷中。

又被停舉四學儒生金道淳尹憲等及方外儒生等陳疏被罪亦多。大司成李晚成疏陳在魯等所執之正。錫鼎恃寵驕恣之狀。臺官安時相尹會以錫鼎私黨啓請李觀命李晚成削黜。上卽允之。金興慶為司鍊啓請火燒其書時相並削板。兩李並遷。收削黜之命。上怒罷興慶。未幾上以下部腫患積月。彌留屢處破膿。錫鼎以藥院都提調不顧腫家大忌。出入於一家。喪次旋請入診。或在藥院使醫女唱歌而自誅詩律。上使掖隸覲視而大駭之。下備忘曰許世子止不嘗藥。春秋書以弑。君仍數錫鼎罪而特適之。新除臺官李喬岳李邦彥合啓請罷職。卽允。翌日加

律請削黜又卽允又請令禮曹火燒編類書時相會並削
版初啓答曰所論既嚴且正何必持難並與削版事而依
啓李晚成復拜大司成諸生並解罰勸諭以入蓋上非不
知錫鼎毀經之罪諸臣所執之正而特眷注錫鼎不衰故
顛倒其是非使人不得言之至是因事激惱遂嚴斥之合
啓又將加律請竄老成諸議多以為錫鼎之罪固不可以
削黜磨勘而但上教中侍藥不勤一款罪名不明且局面
新換多臺未集只以兩司新進各一人論啓大臣至於遠
竄似欠審慎勸令姑停以待諸臺俄以大司憲鄭浩自鄉
上來遂發遠竄之啓上素認浩為勇於黨論意其當初停

論為公議而浩之發竄啓出於黨伐累啓不允浩乃改撰
啓辭首尾專以待藥不勤為言冀合上旨羣議多不韙之
上亦終不從焉

丹巖
記事

洪胄亨疏論崔錫鼎尹拯

庚寅三十六年四月忠清道儒學洪胄亨等疏略嗚呼近
日之事尚忍言哉世道陽九斯文遭厄祖述賊鑄之緒餘
力排程朱之論者接武而起至於崔錫鼎類編之事而極
矣變易正文擅改章句愾然撓入成書之中其為僭猥無
嚴殆有甚於賊鑄之為何幸天佑我東 聖明開悟綸音
渙發深陳悔恨之意向來嚴旨並垂反汗之命既斥其人

又毀其書斯文將晦而復明國脉將喪而復延臣等欽仰
聖德並誦 聖教感幸之極繼之以涕泣也至於禮經諸
篇雖未經朱子勘破亦既有先儒之箋解以儀禮通解多
所採編則固非錫鼎所可容易下手而字割句斷牽東補
西上下顛倒不成文義而乃敢肆然陳請刊布中外叅講
法筵又欲以為科場帖括之用人之僭妄胡至於此 殿
下既命儒臣逐條下破則此等情狀固當畢露於日月之
下矣侮聖毀經之罪固所難貸而卽此欺君罔上之罪烏
得免乎懲討之典乃至於削黜臣等竊為 聖朝慨然也
錫鼎之書妖誕僭妄一見可知而至於叅證講確之中者

甚衆而亦有身處草野禮遇方隆者此皆錫鼎藉重借力
之計也觀此先正臣朴世采門生之疏則可想其虛張之
實無一人為之自明據實告君臣等竊惑焉夫科目常調相
助隱非之習固不足責名之山林宿德而不知背異朱子
之為可駭甘心於講確叅證則尚何讀書為哉臣等得見
儒生尹益修等疏以為被嘗貽書於士友間反以攻斥類
編之論歸諸偏黨之科云者果若是則豈非世道之一大
變乎尊聖衛道之言何與於黨論而今乃歸之於黨論耶
無乃不能自明者正坐於黨論而反以脅之言者耶自負重
名而右袒於聖門反卒如此則其為斯文之憂豈特他人

此我人將慕其名而化其道則必以朱子為不足尊經書
為不足守夷狄我也禽獸我也為國為入之道自此晦盲於
世矣可不懼哉雖然錫鼎威權使然也其附麗投合莫敢
崖異之習誠可哀也不足誅也伏願 殿下恢尊經衛道
之心念除惡務本之意先將錫鼎屏諸四裔不與同國而
且燭時相之罪亟揮乾斷特舉邦憲則斯文有所恃賴而
不至墜喪多士雪其恥辱則可慰悅矣臣等又有所寒心
者火書之命下已久而該曹輾轉推托慢不即行致使
聖旨未免廢閣積威餘焰吁亦可怕而該曹少知有君臣
之義則成命之下安敢乃爾伏乞復降明旨亟加責罰毋

久汚斯世則千萬幸甚 答曰貞疏具悉削黜版足以
懲罪今茲疏請殊涉過當下款事令該曹即速燒燬焉

朴爾琦疏伸尹拯

五月進士朴爾琦等疏略臣等伏見判中樞府事臣尹拯
早承詩禮之訓克致誠正之士上可以協贊聖化中可以輔
導春宮下可以矜式士林乃於是時爰立作相首尾一
年之間宣諭聖旨殆數十遍矣不意今者何物怪鬼洪胄
亨等冒稱章甫假托禮類論下事而構進疏公肆誣詆
雖不敢直舉姓名慢辭悖說無所不至末乃以夷狄禽獸
等語極口醜辱若無忌憚其為斯文之變如何哉臣等請

就儒相答人書本意為之卞明焉今冒亨等之橫詆豈非
萬一切痛者儒相兩脚不出世路一口不談時事未嘗有忝
涉黨論此實舉世之所共知也以類編事將欲為師疏卞
以書勤問故啓以無辭之意有所勸戒近來朝論橫潰吹
覓多端尤非恬靜讀書之士所宜干涉故叩門之際不欲
相外者亦是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也觀於書末無己則與
同志從容論卞作一說以晚觀者云云之論可知其意之
只勉其人以毋循弊習也初何嘗有一毫偏着於齟齬相
爭之場而有所左右也哉今乃拈出私書中一句截斷句
語巧飾粧掩隱然欲以此為污蔑儒賢之資各吁亦慘矣

至於類編則其所未可果有禮說一二段疑義問答之事
而崔錫鼎所進冊者有曰非必諸條並皆印可而後謂之
講確此儒賢所以並列於講確之中者也且時論之所以
執言而為咎者專在於庸學兩書而况其冊中又曰徃復
論難之際皆就禮經言之至於庸學則顧何事於講討論
確云云以此觀之則儒相初無忝涉於此事斷可知矣冒
亨等所謂不知背朱子之為可駭云者何所據而發也既
曰藉重借力又曰右袒反卒言之根本牴牾矛盾誠不足
與卞而若其慕其名化其道等語其設辭之無禮造意之
無倫雖古今宵小之戕害君子者未嘗有如此輩之肆然

構誣至於此極豈非世道之一大變怪耶又以不為自明
謂之正坐黨論儒相之受人侵詆前後非一而不惟不為
之自卞雖其門弟子之欲一伸暴者亦莫不禁抑而沮止
之事在宜卞猶尚如此則又何必吹口自明於此等不足
卞事以自卞其平日無卞之素守也 荅省疏具悉日昨
洪胄亨疏中一轉語似指儒相而箴頭說去不甚明白故
不為提諭矣省覽爾等之疏胄亨輩之侵詆儒賢昭著難
掩誠極駭異疏頭洪胄亨特命停舉焉

憲府啓救疏儒

大司憲鄭浩掌令鄭必東持平尹鳳朝啓曰處分失當則

人心無以服士氣不張則國論無以定矣昨年泮儒朴弼
琦等疏有湖儒疏頭洪胄亨停舉之命臣等竊以為過也
胄亨等以遠外之士目見偽書之滋害心痛聖經之遭毀
累足上來瀝血陳辨其氣固可尚而其言無可罪矣茅其
中間一轉語有所致疑於判府事臣尹拯之自處而亦非
無端侵詆也蓋以拯名列講確終不自辨而且其抵士友
書中以卞斥偽書之論歸於黨議故論卞之際不得不略
陳其誣惑之端矣其言雖或過激原其本情亦莫非尊聖
經而斥偽書則不宜摧折譴責而始下溫批旋施御罰舉
措顛倒聽聞俱駭世非所以尊聖經養士氣之道請還收

疏頭洪胄亨等停舉之命 答曰勿煩

崔錫鼎自明疏

領中樞崔錫鼎疏略臣於經典諸書蓋常積久探索或不無一班之見而至於禮書則著工多年粗有研覈嘗謂朱子後來之孔孟文成我東之朱子凡於編摩註釋之間悉皆根柢乎朱子折衷於文成則臣不敢知何者為誣聖侮賢何者為自欺之人耶凡臣所述類編意義既有章下附註又有卷首序文及篇末或問既被官印布在耳目心公眼明者自可曉然今忽快摘撻撰肆口朝罵橫加以莫大之罪名豈急於持人而未暇着眼攷閱耶

尹拯答姜錫明

錫明石門人

書略禮類云二固知有今日之

鬧端矣粟谷論晦齋文學只論其得失而已何嘗謂之斯文大變耶竊見諸賢之驚動如此無乃懲向來西溪之事耶彼所以為說前後一般黨人之所為也今乃踵其後作一場紛紜豈非之思耶無已則與同志從容論辨作一說以明尊師本意以曉觀者却未為不可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郭景斗疏斥尹拯崔錫鼎

七月忠清道幼學郭景斗疏略曰噫彼錫鼎之書其僭猥悖謬之狀一見可知而列於講確叅證投入異說者至於

數十人之多豈非世道之變哉雖然臣等竊聞其中不見
偽書不聞一言恣詢而誤被籠罩者亦多有之云是皆錫
鼎欲以誇張其善而藉重於諸人故頃日洪胄亨之疏略
有論列而臣等請詳言之彼其相助匿非甘心於受誣者
固不足道若夫平日自謂篤信聖道知尊朱子而一朝驅
入於聖門反卒之列則不啻若毀其冠冕而卒然加之於
被髮左衽也其驚心痛骨思欲掉腕而後已者容有其極
而先正臣朴世采門人之外更無一人為之自下者可勝
歎哉判府事臣尹極其所自任者何如 聖明之所以禮
遇者何如一隊士林之所以尊仰者何如而乃於錫鼎背

異朱子之書名列講確之第三此又不可不明下者也何
以言之極之祖父故大司諫臣煌嘗在 仁祖朝上疏請
斬錫鼎祖父故相臣鳴吉則此豈通講書之間耶况極之
家學素以一尊朱子為準則故極之父贈叅議宣舉嘗撰
家禮源流以自附於朱子遺旨極幼習庭訓至於白首則
今豈舍其家學而相與講學於背異朱子之論乎以此以
彼理必無是而始終含默恬不知怪四方之感於是滋甚
矣世之慕其名尊其道者若曰以儒相之賢亦嘗講確於
其書致經果不足誅朱子果不足尊云爾則其為世道害
也曷可量哉伏願 殿下洞察是非廓揮乾斷亟施錫鼎

投畀之典且亦儒相講確之失夫正弼琦欺誣之罪收還
胄亨停舉之命云々 荅曰噫尹判府事養德山林夙負
重望獨非禮遇之儒賢而爾等何敢恣意識詆若是耶昔
年不以儒臣待之之言來此機會必欲更售予決不可墮
其術也論議無益於國事雖在廷之臣好議論之人予甚
不敢况爾輩安敢乃爾朝家處分大公至正然後可以服
人心今茲疏語未滿一哂也

玉堂劄子

副校理洪禹瑞修撰李喬岳副修撰李澤等劄曰伏以臣
等伏見鄉儒郭景斗等疏批有論議無益國事之教臣等

竊以為過也第念有國則有事有事則有是非而曰是非
論議生焉則議論者有國之不能無也在上者公聽並
視明卞其是非裁量其可否去其偏私務歸至當則論議
未必可惡而反為國家之益矣洪胄亨等當初疏批既獎
其尊經衛道之意而後因朴弼琦之疏遽施譴罰遠近失
望則臺閣還收之請鄉儒伸卞之章亦出於不得已
殿下既斥而相繼紛紜又以是豈爾等之心為教噫
殿下於是乎又不免失言矣彼鄉儒固是草莽踈遠之蹤
糾合同志褻足叫閤者苟非出於其心之所欲為則豈肯
受人意旨而為此舉哉 殿下此教無不出於臆遂而並

與羣下疑之大哉之言恐不當若是也云々

筵說

閏七月 上御興政堂召對入侍叅贊官金興慶侍讀官
洪禹瑞檢討官李喬岳假注書李必重記事官洪啓迪宋
成明未開卷上曰玉堂劄議駁然矣劄中所論三件事始
則以多以論議為無益為言次及洪胄亨停舉及鄉儒郭
景斗疏批中不以儒臣待之下教而予意豈以直言正論
為無益於朝廷哉只以吹毛覓疵互相黨伐無益於國故
用是慨然矣古人之戒子弟必曰無好黨論未有以論議
導其子弟豈有玉堂而以論議勸導君父乎至於洪胄亨

疏則館學疏批蓋已言之而其疏藏頭為說故似有指斥
尹判府事之語而猶有所未審姑不發說矣及見館學疏
則果符予之所疑叅酌停舉矣臺官遽收之啓誠是千萬
意外人君處分必隨時曲循合於時議然後可乎告君之
辭所當白直而郭景斗之疏極其奸詐玉堂之臣右鄉儒
而斥批旨極為無狀矣尹判府事不可儒臣待之者果是
兩相臣所達而戊寅年間儒疏批荅中以推而上之朝廷
不當為教其後益加禮遇擢置輔相故不敢侵斥矣延者
燒燬禮書是非已定此亦足矣而特以名在講確之故乘
此機會更欲擠排此豈公心乎 上因嗚咽噴舌曰論議

之弊必亡國而後已承旨曰玉堂劄子下疑語以黨習並
弊為言諸臣豈敢以論議勸導君上乎削黜之罰終涉過
中請還收何如上曰鄉儒放恣之疏專出於尹拯之異
其色目故也今其詖詆如此而不為痛懲疏儒則於予心
豈不愧哉鄭浩剛介則可取而頗好論議極為非矣以勿
好論議之意言及可也承旨曰玉堂非敢救解郭景斗蓋
其疏批以昔年不以儒臣待之之言必欲更售為教此乃
故兩臣所達之言也景斗疏中既無此等語而聖批忽然
進提於數十年之後辭旨嚴截今日羣下所以惶恐者也
玉堂陳劄蓋由於此之豈敢救解鄉儒之地乎上曰雖曰

大臣每論在世與否是則是非則非豈可以語涉故大臣
而不得言之乎承旨曰日氣甚熱出臨已久聖教之屢屢
至此更為陳達極知惶恐而臺臣本情斷無他腸削黜
之罰終涉過中伏願諒察還收何如上曰身居玉堂而
導君上以崇長論議承旨何敢救解乎宜請速竄而乃有
此還收之請專出於私意仁孝兩朝裁抑黨論之時何敢
若是耶入直承旨罷職史官隨而退出

李恭宇疏斥鄭浩鄭浩極邊遠竄洪胄亨郭景斗定
配

生負李恭宇等疏曰頃者胄亨輩之投疏也舉世喧籍昏

以為出自鄭蓋聖明之禮遇儒相迫出尋常有難以造次
次甚間故濬欲乘此機會嘗試上意假此禮書往復之事
以為漸次離間之計而天日之明無幽不獨鬼蜮之情光
自覩破胄亨停舉之命遽下於時輩揣摩之際其所附麗之
徒舉皆實心失圖稍戢奸謀而濬則本道之人而胄亨
乃利啗而募得者濬遂自請還收以爲酬報之地一以
為探試之計上志堅定終不允從則濬之巧計迄可休矣
而乃遣其子誘致景斗率置其家裂給疏本又復詬辱儒
相而乃請還收胄亨之罪噫痛哉此輩之罪可勝誅哉
答曰噫今日朝廷所為者何事日夜經營專在黨論也已

至若鄭濬則凡於黨論無不攘臂擔當予豈不獨其情態
耶今視爾等之疏濬之指喉錙儒詬辱儒賢起閣賢閔肆
行宵臆之狀萬一痛惋傳所謂逆諸四裔不與同中國者
正所謂此等人也鄭濬極邊遠竄洪胄亨郭景斗受人陰
喉誣辱儒賢之罪亦不可編配而止并邊遠定配焉噫么
麼鄉儒輩醜詆儒賢罔有紀極而不但無一人明下身居
論思之地者乃敢肆然陳劄右鄉儒而斥批旨必欲使予
一聽黨論莫能違拂安有如此而國不亡者乎予實痛心
也今者爾等發此正論予甚嘉歎焉

初崔錫鼎所進類編書列書講確參證諸人姓名於卷末

以文純公朴世采為首世采門人李挺英姜錫明等
俱繼疏卞其誣妄尹拯亦在講確之列而終不自卞湖
儒洪胄亨等上疏論之而箴頭為說欲令拯不得不言
而拯又無一言俄而上聞胄亨疏語意實侵拯命施停
舉之罰嶺儒郭景斗等又疏論拯不自卞之罪 上嚴
批斥之有此豈爾等之心論議無益國家之教玉堂洪
禹瑞李澤李喬岳聯名進劄以公聽并觀明卞是非務
歸至當則論議反為國家之益為辭劄入值呂對 上
面責之曰豈有玉堂以論議勸導君父乎予豈以直言
正論為無益於朝廷哉互相黨代無益於國故慨然矣

初命削黜又下備忘遠竄承旨金興慶同入呂對欲救
解之亦罷職正言申思喆在故將連夜半諸臺發還收
之啓亦罷職少論儒生李恭宇等乘機投疏謂胄亨景
斗疏皆鄭浩所嗾備陳浩與儒生輩綢繆謀議之狀多
所搆捏 上素不快於浩入其說遂責浩以曩隱不可
同中國特命甲山地極邊遠竄胄亨景斗亦皆邊遠定
配○按拯之復通清望實在己巳之初甲戌之後無復
為言者仍循不改使得冒儒賢之名而躋三公之列一
有侵及者必加以醜正之罪士大夫狃見聞之熟而積
畏約之勢儒疏堂劄自謂論拯而皆以儒相稱之夫講

確於毀經之書者固無狀矣若初無講確之事而求媚私黨甘心同歸於毀經之科者亦豈常情乎然既不能明正其數倫悖義之罪而欲責以總小功之察其亦不知類也

良後慶通收議

辛卯三十七年正月 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論良後慶通之策領議政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戶布為第一其言槩以為口錢則繁密難行戶布最為正當獨禮曹判書趙泰者曰戶布不可行臣意則督責守令使之搜括良丁充定闕額作為令甲如糶穀虛錄之制則似有益也右尹朴權

曰戶布唐祖庸調中調役也今若設為九等制貧富所納適中則民役可均國用可支副提學柳鳳輝曰毋論某名色良丁收布每名各收一疋名曰良丁布使一司主管如宣惠廳而各衙門各營鎮一年需用之數磨鍊支用則只收一疋亦無不足之慮八道良丁總數及一年需用多少先令抄美為宜

趙相愚劄陳戶布弊

判府事趙相愚劄曰戶布丁布口錢法甚均一可救當世之弊而茅念帝王經國之道必仍勢而利導緣法而為法民易趨令行之無弊大抵我國規模名分為重徵布納錢

只及於平民不及士族因循不廢今已屢百年矣今若泛論其弊則實為偏重而不均徐究其實則上下之尚能維持紀綱之猶不甚亂者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後也顧今繩樞甕牖朝徒暮遷者非無剝膚之怨感類之心鬱思亂終亦不敢動特以其所謂兩班參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也况人心世道莫可收拾而乃反不量時勢猝創新法或布或錢渾徵於曾前無後之士族則必將與駭鳥散所在鼎沸有識之士猶可體國而間有強梗不率之徒誑誤百姓煽動一方則將無善後之策由是觀之其得失利害果如何哉為今之計莫若申明旧制厘正雜役廣搜

良丁之為愈也

築北漢山城

九月修築北漢即百濟古城判中樞李濡建白 上令諸臣各陳築城便否諸議不一 上曰都城咫尺有此天險之地若不及今修築更待何時失為築城

科獄

壬辰三十八年二月臺啓試官李塾試官承牌日歷抵吳道一家而其子遂元登科李獻英李獻章師尚子李真俊大成子限後呈券而叅榜請試官李塾遠竄吳遂元李獻英李獻章李真俊拔榜 庭試開場前日考官數十人政

院擬聖以入被擬之人即令牌招來待闕中及夜落點則直詣試所例也時大提學金鎮圭違召不進提學李塾當為主試而承牌詣闕無端出去至夕政院始覺之別為促召夜入試所及翌朝開場大雨如注自朝至暮舉子等避雨無處奔入廊簷間而又不足則又奔入在闕中諸司空衙雜踏紛擾蕩無紀律諸生多據坐門闕故疲殘軍卒數人不得閉門以致洞開無碍外人任意出入全不成試場貌樣翌日拆榜則吳道一之子遂元師尚之子獻英獻章皆登第道一師尚即血黨死友也於是世囂然皆謂塾之行私仍臺啓遂拿塾而覈之塾抵言少時曾見庭試

官承牌後還家故渠家有遷葬事欲分付子牙果為歸家云有言塾其時歸家時歷入吳遂元家其隣居尹家見之尹家兒彭壽年十五者及其奴甲戌處推問則供曰曾赴禮講於禮曹其時判書塾也以此知塾面矣其日見塾乘輶入吳家謂甲戌曰前日禮講時堂上李判書入彼家矣盍往觀光乎仍與甲戌乘墻觀光云又命考閱試券則李獻英兄弟試券書題字樣大為異常而皆獻章所書又叅榜者李真俊則過時限冒投試券而得叅拿問真俊則無辭首實又權致大稱名者在闕外綴文試門不開故直入投呈云拿門致大則亦首實又舉子權膺目見門開之

狀云拿問膺則亦以目見為供於是吳遂元李真俱為先
板榜李獻英兄弟命議大臣處之塾則配于中道當初陳
疏請問歷抵處者行大司錄李健命也終始按獄者判義
禁趙恭未也彭壽目見李真後過陳呈券事權膺目見門
開事皆出於章既而章疏皆出於老論故少論以為老論
構成此獄惡毒次骨少論之陳疏救塾起亂獄情者相續
而皆被罪然塾之其日歷抵事猶有未盡發者呂州居士
人有與塾親厚者欲乞試筆墨入場前日二晡時往塾家
則塾之孫出見曰吾祖以試官承牌詣闕云俄而有一隸
來言大監自闕內出來方在李監司宅師尚也自政院督促

入來勢將自其處直入闕中夕飯即速待令於李監司宅
云二又忠州嘉興居士人十數人開場前夕寄宿於禮曹
直房矣禮曹一隸急呼曰大監塾時為禮判故承牌詣闕後還為
出闕政院別為督促使之還入闕故急往本宅則大監不
在又莫知其所向處將何以為之云以此觀之則其歷抵
之狀尤較然而其時有如此之言則輒拿問故忠呂儒生
雖密言於所親而恐其言洩極秘之云久後塾蒙放未幾
病死

丙申少論當朝啓請更覈此獄而蒙允於是彭壽甲戌
致大等皆以前日構虛約供為對權膺不廢辭至加刑

訊判書權尚游與致大為同宗致大初以闕外呈券之事言于尚遊發說於稠中故尚游亦被拿問必欲決雪私怨網打異已上覺之盡黜諸人還召老論而用之於是彭壽甲戌致大等又以畏恟時勢不得已變辭為言分等勘罪戊戌用大臣議李獻英兄弟命更試於殿庭兩人終不赴命皆削科至景宗壬寅韓配夏獨自陳達盡復諸人科時獻英已死遂元真復獻章皆出入三司獨真復不仕及英宗乙巳并復削科

丹岩記事

上尊號

癸巳三十九年正月時上即位四十年二品以上會賓

廳啓曰 殿下聖德弘功不可殫舉若 端宗復位坤位重正追神宗之恩禮繼 孝廟之志事尊壇享祀大義聞於天下請遵 宣廟故事遂率百官庭請 王世子兩王子相繼疏請許之上尊號曰顯義光倫睿聖英烈告廟稱慶○蓋自六七年來進退老少論甚數或至一年三四變而有飛語行焉謂上意欲受尊號而廷臣不能奉承故由是類施黜陟云云老論中一隊論議以為朝著屢換無以做國事不如承順一隊清議則以為尊號固非美事而自古名臣碩輔亦或有如此請者請之亦何害但今則在下者謂之上意欲之而巧遂逢迎此亡國之舉也屢年相持間有

朝士儒生宗班武弁小北南人交疏陳請而朝廷猶不應至是李濡判府事李頤命及兵判趙恭未等亦主其論遂設庭請吏判李健命戶判金宇抗禮判宋相琦等若干人隨叅大提學金鎮圭叅判李晚成等上疏立異上始頗撓謙終許之時少論全數立異無一人叅庭請者而立異之說贊揚聖德過於請上尊號者識者笑之

丹岩記事

釐正五禮儀

傳曰近講禮記曾子問自君薨以下言吉事者鮮矣五禮儀叅以古制有所未盡欲釐正者久矣未知復古制可乎仍用此禮可乎禮官稟處領府事尹趾完議君臣服制既

有朱子之疏仁廟大喪金集以此進劄而議者多難之事遂寢已亥臺閣館學陳請而李景奭等以為不便亦莫之行豈以古今異宜之故耶大司憲權尚夏議曰儀禮斬衰章經曰君傳曰君至尊記曰方喪三年既曰方此方也謂此方父喪禮以喪君朱子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其服則布冠衫加衰辟領府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首經麻帶管履竹杖自天子以至庶人不以貴賤而有所增損也蓋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喪之禮無有不同此萬世通行不易之制也周公著之於前朱子論之於後昭如日星自無可疑而國朝喪君之禮則既非表服又

非公服真所謂茅纒紙裹不成類樣者也己亥大喪時臣
師文正公宋時烈宋浚吉請依朱子說君臣同服裹服而
其時大臣有力沮之者遂不行先師常以為大恨矣今者
聖上慨然於仍襲謬例欲復古禮惟願 聖上斷而行之
為萬世遵行之典 上教曰茲事自有朱子定論斷然行
之可也令禮官舉行

